

地狱来鸿 (《THE SCREWTAPE LETTERS》)

第一封信

亲爱的蠢木：

你的馊主意我领教够了，说什么要好好管束阿蛮的阅读范围，并且刻意让他多多亲炙那位崇奉唯物主义的仁兄，你未免太天真了吧！听来好像你认为透过“理性的争辩”可以叫那小子免于落入老贼头的掌握。算了吧！如果他活在几世纪前，这招数或许管用。那时，什么说法可以成立，什么论点无法证实，大家一清二楚；一种理念一旦被证实，人人奉守不渝。那时的人仍把思想和行为视为一体，可以随着一连串理性认知的变革，更动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今呢？得力于报刊杂志及相关宣传利器的推波助澜，我方已经把这局面给彻底改观了。你那痞子从小就习惯满脑子里有成堆互不搭调的哲学在那里各吹各的号，他并非以“真”或“伪”来区别各样学说，对他而言，只有“学院的”、“实用的”、“落伍的”、“当代的”、“传统的”或“惊世骇俗的”之分。要让他对教会裹足不前，你的最佳搭档是大家一知半解的流行术语，而不是“理性的争辩”。别浪费时间说服他相信唯物论是“真理”！倒要让他认为这种时新的理念沛然莫之能御，够酷够炫，是未来的哲学，他信的是这一套。

理性的争辩会惹来麻烦，形同班门弄斧自讨没趣，须知那老贼头是此中高手。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种顺应时潮、哗众取宠的宣传花招，有事实可资证明，我们在地下的父操弄的技法，比起老贼头来，可是精湛许多。讲什么道理？一讲起道理，你就把那痞子的理性给唤醒了，一旦他理性给挑起来结果如何谁能知道，纵使可以把他某一特定的思路给扭转过来，合乎我们的胃口，你会发现，理性的活动使他建立起足以置我们于死地的思维习惯，从此，他将把注意力从眼前感官经验所触发的意识流撤离，转而关切普遍性的论题。而你的任务却是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流里，教导他美其名为“真实的人生”，不过，可千万别让他穷究所谓的“真实”意何所指。

记住，他可不像你是纯粹的灵体，从未有过生而为人的经验，你无法想象人是如何被寻常的事物所拘囿。（说到做人的经验，那曾经道成肉身的 XX 真是得天独厚，想到就令我抓狂！）我曾经调教过一个痞子，他是地道的无神论者，平常喜欢到大英博物馆看看书。有天，正当他坐着阅读时，我察觉他的某道思绪开始出岔，不用说，那一瞬间，老贼头正倚在他的手肘旁说教。眼看自己 20 年来的辛苦耕耘就要付诸流水，那当儿，我若一时急昏了头，拼命用理性争辩的方式反制对手，大概也就没戏唱了。总算我聪明绝顶，灵机一动，就从这人最容易受我掌控的部位下手，我提醒他该吃午餐了。老贼头当然不甘示弱，随即跟我唱反调，提醒他这事可比吃午餐重要，（大意如此，谁又能准确地听出他对人说的话？）至少我想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当我回应：

"是啊！正因太重要了，不适合在累了一整个上午之后费心斟酌。 " 那小子立刻茅塞顿开。接着我又说："最好等吃过中饭，头脑清醒了，再彻底考虑一番。 " 一溜眼，这家伙早已起身往门口走去。只要他踏入街心，我就可以大奏凯歌了。我让他注意到一位报童正在叫卖晚报，一辆 73路公交车正行驶而过。还没等他下完台阶，我已让他彻底相信，当一个人独自坐拥书城，任何可以窜进他脑海的奇思异想，只消一剂 "真实的人生 "（指的是公交车和报童）就足够让他明白 "凡此妄想 "全是虚妄。他深知自己刚才逃过一劫。几年之后还津津乐道："对那真实界不可言宣的感知是人最终极的护卫，使我们不致误入纯逻辑的死胡同。 "这位仁兄目前老神在在与我们地下的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下你懂得了？归功于几世纪以前我辈就已启动在人心智里的认知方式，人们发现置身在日常耳熟能详的事物中，已经很难去相信另有一种超乎自然的存在。继续努力吧！让他的认知局限在日常的事物里。尤其重要的，避免使用科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科学）来敌挡基督教，因为科学可能会促使人去思考那些无法触摸以及肉眼看不见的真实。有几个现代的物理学家不就是这样堕落了吗？如果你的痞子非要涉猎科学，就只让他接触经济学和社会学，千万别让他与那我辈所珍视的所谓 "真实的人生 "隔绝了。其实，上上之策是不要让他们读科学，但却给他一个笼统的观念，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以为那些偶尔在闲谈中和阅读时随意捡拾的是堂而皇之的 "当代研究成果 "- 尖端知识！千

万记住你的目的是让他思想混淆。听听那些年轻的痞子高谈阔论的调调，若不把他们好好调教调教，真是有亏职守，知否？知否？

你最最慈祥的叔叔

用螺丝钉和戒尺雕你扁你的

大榔头 草

第二封信

亲爱的蠢木：

归你调教的那个痞子竟然成为基督徒了。知道这件事后，我极端地不悦。别以为你可以躲过当得的惩罚；的确，即使你心情再好，谅你也不敢作此妄想。现在，我们必须亟思亡羊补牢。其实，不必灰心丧志；成千上百的这类成年决志者在敌营略事逗留之后，往往又被我方给策反回来。放心吧，这些人的习性，不管是心思的或肉体的，现阶段都还是我们这边的调调。

当前最能为我方效力的搭档之一，老实说，就是教会本身。千万别误

会，我指的不是那个跨越一切时空，植根于永恒，旗帜鲜明，俨然一支常胜军的教会。那个教会，我承认，连我们当中最不怕死的勾魂高手，看了都要胆颤心惊，好在这些人类没有慧根，根本无法体会到它的存在。你那痞子所见的只是一座半完成的仿歌德式尖塔，矗立在新型的建筑之上。一进去，向他迎面走来一位附近杂货的老板，脸上泛着油光，精神抖擞地递给他一本发亮的小册，其中阐述着谁也摸不着头绪的礼拜仪式，另有一本旧旧的薄书，收录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宗教诗歌，大多数烂透了，字体又小。坐定之后，他四下看看，见到的恰都是一些自己向来退避三舍的邻居，你可要充分利用这些左邻右舍。让他的思绪游移在“基督的身体”这类的修辞和坐在隔排椅子上那一张张活生生的脸庞之间。当然，隔排坐着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无关紧要，你也许知道其中有一人还是敌方的一位勇士。管它呢！你那痞子，托我们在地下的父之大鸿福，是个愚昧人，假如这些邻居中有人唱诗走调，或者穿了一双嘎吱作响的靴子，或有双下巴，或者奇装异服，他便因此急下断言：这些人的信仰简直有点凸槌可笑。现阶段的他，你知道的，心里只有他对“基督徒”的定见，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是属灵的。不过，那浮现在他心头的却通常是图样式的，他满脑子想的只是罗马式的长袍、凉鞋、盔甲和膝下裸露的小腿肚，眼前在教会里见到的这些人却全都穿着现代服装，这事实对他而言，挺难接受的——虽然这只是他潜意识的感觉。千万别让这感觉浮现出来，别让他自问到底希望这些人外表作何装扮。让每一件事物在他的心中停留在暧昧不明的状态。反正在永世里，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在他里面制造地狱特

有的那种扎心的、灼人的鲜明。

接着 ,请充分利用这痞子初上教会的几个星期内必然感受到的失望或落差。老贼头允许这种失望发生在人的每一种憧憬正要付诸实现的关卡 ,譬如当一个小男孩着迷于儿童版的奥德赛故事 ,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古希腊文时 ,或者当情人们结为夫妇 ,开始要学习共同生活时。大体上 ,在人生的每一部门 ,梦幻的憧憬转化为身体力行的当儿 ,失望就会蹦出来。老贼头甘冒这个风险 ,因为他倾向一种非常奇特的幻想 ,有心要让这些讨嫌的人兽变成他所谓特属于他的 ,全然 "自由 " ,却懂得爱他、服事他的人 -- "儿子 "是他所使用的字眼。他用根深蒂固的爱 ,违反自然地与两只脚的动物偷情 ,不惜使整个属灵世界因之贬格。急欲他们拥有自由 ,他因此拒绝立刻保驾这些人兽带着原有的性情和习性 ,进入他所设定的目标。他任由彼等 "自立自强 " ,我辈因此就有机可乘了。不过 ,切记 ,其中也有陷阱 ,一旦这些人成功地捱过了初期的枯索无味 ,也就学会不再那么倚赖感觉 ,以后 ,要诱惑他们就更难上加难了。

行笔至此 ,我所写的 ,尽是假设隔排的那些人之所以让阿蛮失望 ,其实没什么道理可言。当然 ,如果有 - 如果那痞子知道戴着怪怪的帽子的那女人沉迷于牌局 ,而那位靴子嘎吱作响的男人是个放高利贷的守财奴 ,那么 ,你的任务就容易多了。你所需做的是别让他反省 : "如果我 ,像我这样的人 ,多多少少都能自认够格作个基督徒 ,凭什么隔

排那些人的各样不同坏习性就能证明他们的信仰只不过是伪善或墨守成规？"你也许会问，这么容易想到的问题，可以把它排挡在人心之外吗？当然可以，蠢木。好好调教他，就能教他不作如是想。因为与老贼头相交得还不够久，这家伙还没有修炼出真正的谦卑来。所有他口里说的，即使是跪着说的，有关他罪性深重的那番话，全是鹦鹉似的学舌。心里头，他仍然以为，就凭允许自己悔改决志，在老贼头的那本账册里，某某我就是存款多过于负债的；并且还以为跟着这一票庸俗无比却好作"道貌岸然"状的邻居一起上教堂，他真是展现了高度的谦卑，也算是降尊纡贵了。尽量让他保有这样的心态，越久越好。

你肚子里的蛔虫叔叔

第三封信

亲爱的蠢木：

听了你的报告，得知阿蛮与他母亲相处的情形，真叫人开心，请打铁趁热。老贼头的作法通常是先从中心下手，再往外扩散，让这痞子的行为越来越服膺于新的准则。所以，你务必夺得先机。请与我们的同僚蛊伯多多联系，他负责看守阿蛮的妈。你俩应该充分配合，在那家

中营造一种固定的习惯，让这母子两人彼此看不顺眼，日常一丁点芝麻小事都可以变成一根根戮在肉里的刺。以下的方法可供参考：

一、让他全心注意自己的内在生活：这家伙认为自己的悔改是发生在“内里”的事件，所以他的注意力当前都集中在自己的心思状态上，或者更应说在他那些已被洁净的心思上。就让他只注意这些。进一步鼓舞他，叫他忽视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责任，转而定睛在最高层次的属灵责任上。强化那我们可以善加利用的人性特质，也就是叫他漠视并且嫌弃显而易见的事物。你必须让他坠入一种光景中：可以花一整个小时自省，却无法发现任何人只要跟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或在同一间办公室做事，都能一眼看穿的毛病。

二、显然，你无法阻止他不为自己的母亲祷告。不过，我们自有办法让他的祷告发挥不了作用。务必让他的祷告都非常“属灵”，总是关心她的灵魂，却毫不在乎她的风湿痼疾。这会导致两个对我方有利的结果。首先，他的注意力会单单集中在自己所认为的母亲的种种罪愆上，你只需稍加调教一下，这些罪愆在他的感觉里，便是她那些平常给他带来困扰或让他极端不愉快的行为。这样，甚至当他跪下祷告的时候，你都能使白天的创伤，像洒了盐一样，在他心中隐隐作痛。这差使一点都不难，你会发现还蛮有趣的呢！再来，正因他对母亲的灵魂所下的论断是相当粗糙的，而且通常不正确，结果或多或少他变成在为一个想象中的人祷告。你的任务是让这个想象出来的那个早餐餐

桌旁舌利如刀的女人逐日越来越不像他真正的母亲。到时，两者间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他在为想象中的母亲祷告时涌上心头的想法和感觉，不会影响到平日如何对待真实的母亲。像我，就把好几个归我督导的痞子调教得妥妥贴贴，让他们前一刻还在为自己的妻子或儿女的“灵魂”恳切代祷，下一刻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冷嘲热讽，甚至拳打脚踢，并且毫不在乎。

三、两个人一起住久了，往往某种说话的语气或脸上某样特定的表情总会让对方受不了，这正是你可以加油添醋的。母亲那蹙眉的样子，阿蛮从小就不喜欢，就让他对此耿耿于怀，一想到就烦。让他认定母亲明知这表情会惹恼他，却偏偏故意蹙眉，就是为了刺激他——你的手段若够高明，他便不至于察觉自己这样认定几乎完全有违常理。当然，也千万别让他怀疑自己也有些语气和表情容易惹恼对方。反正他看不见也听不见自己，这点你一定办得到。

四、在文明的生活里，家人之间的怨怼通常透过说一些若写在纸上便不伤人的话加以表达（亦即话的本身并无挑衅性），却因使用的语气或讲话的时机，一出口简直就像甩人耳光。要炒热这出戏，请务必做到让这两个愚昧的人采用双重标准，那痞子必须要求自己所讲的话母亲都应该照字面了解，不准引申，同时，却对母亲说的每句话过度敏感地推敲它的语气和时机，以及背后可疑的动机。怂恿这个作母亲的也采取相同的态度。这样一来，每回争吵过后，两人都会理直气壮，

近乎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这样的场景你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只是问什么时候吃晚餐，你就大发雷霆。”一旦让他养成这样的习惯，天天就有好戏看了。一句话出口明明是为了挖苦对方，对方接招反击了，你又觉得受了委屈。

最后，请告诉我那痞子他老妈的信仰态度。对儿子灵命的更新，她感到吃惊吗？他竟然这么大了才从别人那里学到我打从孩提时期就给他许多机会学习的？她是否觉得这回他太“小题大做”了——或者反过来，觉得他捡到便宜了？别忘了记载在老贼头那本宝鉴里关于那位大儿子吃醋的故事。

你最认识亲情个中三昧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四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来信中不挺上道的建议正好提醒我应该及时回信给你，跟你谈谈有关祷告这件让我们扎心的事。上回我指导你如何干扰阿蛮替母亲祷

告，你大可不必率然论断：“简直证明行不通”，子侄辈小鬼头对魔鬼党总书记这样的响应，未免无礼。这正透露出你想规避责任；若有什么闪失，后果自行承担！

上上之策，若有可能，是制止阿蛮认真祷告。对于新近决志归入敌营的成年人，如阿蛮者流，最好让他回想或者忆起童年祷告时那付学舌的模样。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会转而去追求那种完全自然涌发的、内在的、非正式的、不受规范的祷告。对一位刚决志的人而言，在实际的操作上，这意味着在心里用力制造一种模模糊糊的敬虔“情绪”，与真正的凝聚心志和聚精会神是两码子事。他们当中有一个诗人叫什么柯立芝（Coleridge）来着，说他祷告“不动嘴唇也不屈膝”，而只是“调理心思去爱”，并且沉浸在“一种祈求的心境里”，这正是我辈喜欢的祷告方式，正因他表面上近乎默祷，也就是事奉老贼头多年的资深基督徒经常操练的那种，所以，机伶又爱偷懒的新手会东施效颦好一阵子。至少，他们会相信祷告与身体的姿势无关，因为这些人忘记了，却也是你必须牢记于心的，再怎么讲，人毕竟是动物，身体所做的一定影响到灵魂。说来好笑，人常常这样描述，说我们潜入他们的思想中作祟，事实上，你我最擅长的是，把某样东西排挡在他们的心思之外。

如果这一招失败了，就换个更微妙的招数去混淆他的动机，让他搞错方向，因为只要人的心思意念一转向老贼头的本身，我们就全盘皆输

了。不过，阻止他们的方法倒有一箩筐，最简单的是把他们的眼目从老贼头身上转而注视自己。让他们检视自己的心思，努力凭着自己的意志在那里 "制造感觉"。每当他们想向他祈求慈爱时，相反地，就让他们开始试着制造慈爱的感觉，却浑然不知自己正在如此造作。若祈求的是勇气，让他们衷心盼望感受到内心勇气十足。每当宣称自己在祈求赦免，让他们努力去感觉蒙了赦免。教导他们以自己是否成功制造出所祈求的感觉来衡量每一桩祷告的价值，而且千万别让他们怀疑这种祷告的成败或多或少取决于那一片刻自己的身体是健康或生病，精神是清爽或疲惫。

当然，老贼头这时也不会闲在一旁，只要一有祷告，危险就来了，他势必会立刻亲自上阵。相当讽刺地，他完全漠视自己，以及我们，作为灵体存在所具有的尊贵地位，对屈膝祷告的人兽，竟然不顾体面地把自我认识浇灌给他们。不过，即使他破解了你这一招混淆方向的企图，我们还有一项更狡猾的武器。这些人兽，初期对老贼头并没有直接的体认，他们感受不到他那凛然可畏的光，不像倒霉的我们，这扎心的灼灼光明构成了你我生存的背景，让我们的存在永远摆脱不了痛苦。当阿蛮祷告的时候，你检视他的心，可能找不到 "这光明的本体"，如果转而检视他心思所凝视的对象，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综合体，包含许多可笑的元素。有些意象来自于老贼头的某些形象，譬如：当他现身在那可信度令人存疑的所谓 "道成肉身" 的事迹中时；此外，也会有些更模糊点的意象 - 或许非常原始而可笑 - 与其它两种位格有关。甚

至还有一些阿蛮自己内心所崇仰的（以及伴随而来的身体官觉）被转化为客体或加诸在他所崇仰的物件上。我不就知道一些例子吗？被这些痞子称为“神”的，实际上“存在于”寝室天花板的左上角，或他们自己的脑海中，或墙上的十字架。不过，无论这综合体的本质是什么，你必须让阿蛮持续地向“他”祷告——向他所制造出来的东西祷告，而非向那创造他的具有位格的神祷告。你甚至还可以鼓励他把修正与改良这个综合体看作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在整个祷告过程中，让这个综合体出现在他的想象之前，因为只要他一明白过来，懂得区别，只要他自觉地把祷词从“我所想象的你之所是”转变为“你所认识的你之所是”，你我的立足点，在那一瞬间，就彻底崩毁了。一旦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抛在一旁，或者即使仍持守着，却同时认清它们纯然主观的本质，懂得把自己交托给一个全然真实的、外在的、看不见的存有，而这存有此刻就在这斗室里与他同在，是他向来无从认识的，却一向深深认识着他——那么，令人难以测透的神迹奇事将可能发生。在祷告中灵魂真实地赤露敞开——避免让这种情况发生。别担心，你将得助于一项事实，那就是人并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喜欢进入这种状态中。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所得的远比所求的多？

你洞察人心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五封信

亲爱的蠹木：

我原先期望的是一份详细的工作报告，结果接到了你写的上封信，却是措辞含糊的狂想曲，你啊！令我失望透顶。你说你这下可“爽”了，因为欧洲人已经发动了另一场大战。你哪条筋出了岔，我是一清二楚的。你不是欣喜若狂，是醉昏了头！读你那左支右绌的叙述，从字里行间推敲阿蛮夜不安寝的情况，我颇能准确拿捏出你的心思状态。从入道以来，你算是第一次尝到犒赏我辈汗水功劳的美酒——人心的惶惶不安，于是，你就昏了头。怪你有何屁用？歹机哪会结出好果子？你的脑袋本来就是浆糊。对你所展示的一连串未来可怕的景象，阿蛮那小子可有反应？你有否挑动他悲情地缅怀过去美好的时光？——他的胃里可有一阵阵微微的颤栗？你的小提琴拉得可真回肠荡气，不是吗？是啊！他有这样的反应再自然不过了。但是，你可要记住，蠹木，凡事都是先苦后甘的，倘若沉溺在任何眼前的享乐，导致最后失去了到手的猎物，你就注定永远干渴难当，喝不到那当前只尝一口就叫人醺醺然醉了的醇酒。说是这么说，如果你无时不刻坚忍地保持头脑冷静去执行你的任务，因此把他的灵魂给掳住了，这小子就永远是你的了——一杯不住涌溢着的，由绝望、战栗和惊愕酿成的美酒，让你随时喝个过瘾，所以，不要让任何短暂的乐趣使你分心，以致疏忽了铲除信心和破解美德的实际任务。下封信别再搞乌龙了，就给我一份完整

的报告，详细交代阿蛮对战争的反应，好让我们斟酌到底怎样比较能使你达成任务，是让他成为一个偏激的爱国主义者（鹰派），还是热血沸腾的和平主义者（鸽派）？其实有好多种可能性。同时，我还必须警告你，别对战争抱持太大的希望！

当然，战争具有高度的娱乐性。人类迫在眉睫的恐惧和苦难，对我们无数卖力工作的同僚而言，是一项合理的、令人爽快的娱乐。然而，除非我们善加利用它，把更多的灵魂交给我们那在地底下的父，否则到头来，又有啥用？每当见到苦难当头的人终于逃脱了我们的掌握，总让我觉得仿佛自己被允许在一场盛筵中品尝了第一道佳肴，随后就不准再吃了，煮熟的鸭子飞了。这比完全没有机会赴宴还更令人难受，吻合了老贼头喜欢耍弄的那种野蛮之至的战术，他允许我们觑看他所喜爱的人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折磨我们，吊我们的胃口，目的在凸显我们永难餍足的饥渴，进一步加以嘲弄。从这场大规模冲突的现况看来，他的防御部署，老实说，是相当壮观的，因此，让我们思想应该怎样利用，而非怎样享受，这场欧战。战争里头有某些倾向，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完全对我方不利。你我可能期望当中发生不计其数的暴行和凌虐，但是，如果我们不够戒慎恐惧，将会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浩劫中转而投靠老贼头；有更多的人，虽然不至于这么决绝，却会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比小我更有意义的价值和其它诉求上。这许多的诉求老贼头不一定赞成，然而，这就是他令我不服气的地方，他通常仍会奖赏那些为使命献身的人，即使自己并不

认同于这些使命，不认同的理由复杂得可怕，他看不得认知有限的人们秉其良知良能为一片面的诉求赴汤蹈火。此外，想想有多少我们不乐意见到的壮烈成仁在战时发生。如果所属的是老贼头那党的，人们明明知道死亡当前，却仍视死如归。说真的，不如让所有的人都死在收费昂贵的疗养院中，在那里人人都是说谎高手，医生、护士、朋友，都照着我们所调教的，大说其谎，向垂死的人承诺生命，鼓励病人相信他有理由作过分的要求或无理取闹，甚至，如果我们的同僚都够称职，院方会刻意耽延不叫牧师前来，以免向病人透露了他实际的病情！更糟的是，战争让人不断想到死亡。这样一来，我们的最佳武器之一——醉生梦死，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战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自己能永远活着。

我知道臭头和其它人在战争里看见了攻击信仰的绝佳机会，不过，我觉得这种观点过度浮夸。老贼头明白地告知自己的人类同伙，受苦是‘救赎’的基本要件之一，因此那种能被战争或瘟疫击垮的信心根本毫无价值，连去破坏它都嫌多余。这里我指的是战争所导致的那一类散布在一段漫长岁月里的苦难。当然，在恐惧、丧亡或肉体受到凌迟的当下，你也许可以趁着当事人的理性暂时被搁置的空档，趁虚将他俘掳。然而这时，倘若他向老贼头的阵营求援，我发现那里的岗哨各个戒备森严，你我只能望之兴叹。

你那不喜欢人类受苦受难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六封信

亲爱的蠹木：

很高兴听到阿蛮的年龄和职业使他有可能，但未必然，被征召到前线作战。我们要他充分被不确定的状态所折磨，以至于整个心思盘踞着一幕幕有关未来的景象，彼此互相矛盾，每一幅图画不是让他满怀希望，就是叫他惧怕莫名。再也没有什么比悬宕和焦虑更能阻碍人心归向那老贼头了。他要人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工作上；我们的任务则是让人成天挂虑将要临到的事。当然，阿蛮应该已经学知这时需要以忍耐的心顺服于老贼头的旨意。老贼头真正的意思是阿蛮首先应该凭着耐心接受临到自己的试炼 - 亦即眼前的焦虑和悬宕。当阿蛮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指的即是这个，套句他们的老话，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灵粮是天天赐下的。你的任务在于千万别让阿蛮体认到眼前的惧怕正是赐给他的十字架，反之，要让他成天为自己所害怕的事物忧心忡忡，把它们视作一个个十字架。让他忘记正因这些事彼此互不兼容，所以不可能全都发生在他身上。同时，让他试图事先操练坚忍的毅力来面对这些；其实，在同一时刻，要对成打不同的和假设

性的噩运作出真正的顺服，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拼命想这样只手撑天的人，连老贼头都不敢苟同。对眼前实际的苦难逆来顺受，即使其中含有惧怕，倒还容易做到，也往往能获得奥援。

这里头涉及了一项很重要的属灵法则。先前我指出若要削弱阿蛮的祷告效力，你可以将他的注意力从老贼头的身上转向自己思想老贼头时所浮现的心思状态。反过来，当人的心思从所惧怕的事物转移到惧怕的本身，把它视作一种当下让自己极端厌憎的心思状态，惧怕会变得比较容易克服些；而当人把惧怕视为神量给他的十字架时，也必然会把惧怕当作一种心思状态，惧怕便因此失去了它的绝对性威胁。我们因此可以勾勒出一道普遍的法则：在所有迎合我方诉求的心思活动中，要鼓励人抛开自我意识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客体上；但在一切讨老贼头喜悦的活动里，则让人的心思以自己为对象。让一句羞辱的话或一具女性的胴体占据他所有外在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不懂得反省“我正在沦入那称之为愤怒或淫荡的情境里”。相反地，让“我的感觉现在越来越敬虔了，越来越有慈悲怜悯的味道”这样的反省占据他内在所有的注意力，好让他无法越过自己去意识到老贼头或其它邻居的存在。

至于谈到他对战争的整体态度，你绝对不要过度仰赖那些基督教或非基督教刊物经常提及的敌忾同仇的情绪。你当然可以鼓动在恐慌中的阿蛮以报复的心理咒骂德国的领导者，这样做虽然好，不过，这类型

的仇恨通常会染上 "煽情剧 " 的色彩或者流于神话化 , 让人把仇恨加诸于想象出来的代罪羔羊身上。这些他所仇恨的人 , 阿蛮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见过 , 而是由报纸上得来的刻板印象拼凑而成的。这种凭空捏造出来的仇恨根本对我方无济于事 , 在所有人种中 , 英国人因此所表现出来的软脚虾作风最让我吐血。真衰啊 ! 这些英国佬一面扬言即使把敌人千剮万剁仍算便宜了他们 , 一面却以茶水和香烟款待一个出现在后门伤痕累累的德国军机驾驶。

不管你采取什么行动 , 阿蛮的灵魂里总会有些善念 , 也有些恶意。最酷的妙招是把他的恶意导向近旁的邻居 , 那些天天见面的 , 再把他的善念抛向最外围的圆周 , 就是他不认识的人 , 恶意因此就彻底落实了 , 而善念则飘飘然通常只停留在想象里。煽动他去仇视德国人没什么好处 , 如果他同时总是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 以善良的习性对待他的母亲、雇主 , 和在火车上遇见的人。把阿蛮这小子想象成一系列的同心圆 , 他的意志在最里层 , 知性次之 , 最后才是幻想。别妄想把老贼头的味道从所有的圆圈中剔除掉 , 你唯一能做到的是持续不断地把所有的美德往外挪移 , 直到它们最后落脚在幻想的那一圈 ; 至于一切我们喜欢的质量则往内移向意志。唯当达到意志的层次 , 并且在那里具体成形为习惯 , 美德才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威胁。(当然 , 我指的不是那被阿蛮误认为意志 , 其实只是有意识地痛下决心和咬紧牙根 ; 我指的乃是真正的全神贯注 , 那被老贼头称之为 "心 " 的。) 所有由幻想妆点而成的 , 或理智所赞同的 , 甚至 , 某种程度是众人所喜爱或敬仰

的美德，都无法阻扰人进入我们在地下的父家里；其实，当这种人成了我方的人之后，还会因此更显得耐人寻味呢！

你那把德国佬恨之入骨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七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似乎应该问我难道绝对不能让阿蛮感知到你的存在吗？这个问题，至少在现阶段已由咱们的最高统帅作出解答了。目前我方的策略是隐藏，当然，并非向来如此。需知你我所面对的是一种残酷的两难处境。当人不相信鬼魔的存在时，我们就享受不到直接恫吓他们所能制造的笑料；倘若他们信了，却又无法使他们变成唯物论者或怀疑论者了。至少，现身的机会尚未成熟。我抱持着极大的希望，期待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学会如何把人的科学情绪化和神话化到一种地步，以至于膜拜我们的信仰（虽然不是以这样的名称出现）可以蒙混进去，同时人心自我禁锢，无法敞开去接受老贼头的信仰。“生命原始的蛮力”、性的崇拜、和精神分析的某些层面也许可以帮上点忙，一旦能制造出最完

美的成品 - 唯物主义的魔法师，这种人不只是驭使，而是真实地敬拜被他含糊地称之为 "原始蛮力" 的东西，同时却拒绝承认 "灵" 的存在 - 这时也就是我们可以鸣金收兵的时候了。不过，眼前还是让我们服从上级的命令吧！我不认为瞒着阿蛮是件困难的事。现代人想象中的魔鬼通常是滑稽可笑的喜剧性角色，这事实可助你一臂之力。如果阿蛮心中开始彻底怀疑你的存在，就让他想象有人穿着红色紧身衣的画面，说服他既然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就不应相信你的存在（这种把人搞糊涂的伎俩是从老教科书抄袭来的）。

曾经承诺要考虑应该让阿蛮成为偏激的爱国主义者或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这件事我可没忘记。所有的激进，除了对老贼头极端的敬虔之外，都应被鼓励，当然，不是随时皆宜，但至少战时是如此。有些时代的人半死不活，成天自我陶醉，我们的任务是哄慰他们睡得更死、更沉。其它的年代，像当代，酷爱偏锋，又喜党同伐异，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煽动他们，火上加油。任何小圈圈，由一小撮人基于某一种他人不喜欢或漠视的利益而聚合，很容易在其内部发展出一种温室效应，成员间彼此相濡相沫。相互崇拜，对外面的世界毫不羞愧地表现出深恶痛决的态度，只因有伟大的全然超我的 "祈求" 为他们撑腰。即使当这小圈圈原是为了传扬老贼头而成立的，这种毛病也仍然存在。我们乐于见到教会成为小群，不只因为不愿意让太多人认识老贼头，也因为那些少数认识他的人或许会因而凝聚出高度的自负，以及秘密结社或搞小宗帕特有的防卫性的自义，教会的本身戒备深严，我们从

未成功地传染给他分党结派各种形形色色的表现。不过，教会内的次级团体则经常制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从哥林多教会中保罗党和亚波罗党的对立，到英国大公教中高教派和低教派之争，例子不胜枚举。

如果阿蛮能被怂恿成一位有良知的异议分子，他自然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非主流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组织井然，经常发表议论，但是并不受欢迎。从我们的角度看，这处境对一个刚信基督教的人而言，几乎肯定是好的，不过，只是几乎而已。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阿蛮可曾认真怀疑过为一场正义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合法性？他是个勇于捐躯的人吗？所以也就未曾惴惴不安地反省自己的和平主义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他最诚实的时刻（人从未真正近乎诚实过），他能完全确信自己之所以采取特定的立场，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顺服老贼头？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他的和平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老贼头也会保护他免于卷入无谓的意识之争。果真如此，你可采行的绝招也许是制造一场突发的、使人迷乱的情绪危机，事后让他莫名其妙变成一个犹豫不安的爱国主义者。这款事并非不能办到。然而，他若是我所认识的那种色厉内荏的人，不妨试试和平主义。

不管他采取哪一种立场，你的主要任务还是一样。开始时，让他把爱国主义或和平主义视为信仰里的一部分，然后让他在意识之争的影响之下，把它当作最重要的部分。接着默默地、渐渐地调教他进入下一

个阶段，信仰沦为 "诉求 "的一部分，基督教之所以被他视为有价值，主要因为能提供最精彩的论点以支持英国的参战或者自己所信守的和平主义。你要防备他把短暂的事仅仅视作操练顺服的材料，一旦他把世界当作目的，信仰只是手段，你就几乎抓获了这个人，至于他所追求的是哪一种属世目标，也就没什么差别了。假如会议、宣传手册、策略、运动、诉求、巡回演讲，对他而言，比祷告、圣礼和行善更重要，他就是我们的人了 - 对这些事越具 "宗教热忱 "，就越稳稳妥妥地属于我们。瞧！这下面满满的一整个牢笼都是这种人。

你那同情非主流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八封信

亲爱的蠹木：

所以你 "大有把握阿蛮的宗教狂热期已经退烧了 "，是吗？我一直认为自从他们让郭鲁伯出任校长后，魔鬼训练学院已经坠毁瓦解了，现在，我更加放胆确定了。天啊！难道没有人教你有关波状起伏的定律？

人是两栖动物 - 一半是灵，另一半是动物。（当年我们的父决定撤销

他对老贼头的支持，原因之一便是老贼头执意创造出这么一种令人作呕的杂种。) 作为灵，他们属于永恒的世界，作为动物，则居住在时间里。这意味着虽然人的灵可以被引导去追求永恒的事物，他们的肉体、情感和想象却呈持续变化的状态，因为活在时间里就意味着活在变化中。人追求恒常不变所能达到的最接近的景况，因此，就是波状起伏 - 不断来回跌宕在两种层次固定的境界之间，构成了一连串高峰和低谷的经验。仔细观察阿蛮，你早该发现这种波状起伏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每一部门 - 他对工作的兴趣、他对朋友的情谊、他的肉体欲求，全都起起伏伏。只要他仍活在地球上，情感和肉体的充沛与灵活期会和贫乏与麻木期交替出现。目前阿蛮所经历的枯燥乏味、意兴阑珊，并非如你自寻开心所想象的，全是你的功劳，其实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除非你善加利用，否则不会给我方带来任何好处。

要判定如何善加利用，你必须先弄清楚老贼头怎样利用它，然后反其道而行。你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当他致力于永久赢取一具灵魂时，所仰赖的竟然是低谷经验多过于高峰经验；历史上最令他激赏的人中，不乏所经历过的低谷远比其它人来得深沉、长久者。原因是这样的，对我辈而言，人基本上是食物；我们的目标是把他的意志吸摄到我们这边来，借泯灭他的自我来扩增我们的版图。但老贼头所要求于人的顺服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必须面对一项事实：说到老贼头对人的爱，以及服事他就能拥有完美的自由，所有这些讲论并非（照你乐于相信的那样）纯粹是一种宣传，反之，乃是令人震惊的真理。他的确

亟欲使整个宇宙充满着许多以他为典范复制出来的小神，让受造物的生命，在其微小的规模之内，趋近他的本质，并非因为他把人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在自主的状态下与他的互相应和。我们要的是肉牛，有一天可以宰成牛肉；他要的是仆人，最后变成儿子。我们要的是吸入，他要的是付出。我们是虚空的，等待被填满；他是充满的，并且不断涌溢而出。我们的战斗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由在地下的父把其它的生灵诱引到他那里；老贼头要一个世界，其中充满生灵，联结于他，却仍各自主体昭彰。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低谷经验的原因。你必定经常讶异不解，为什么老贼头不多多动用他的权能，按着他所选择的程度，随时随刻与人的灵魂可感可知地同在？不过，现在你该已明白，"无法抗拒"和"不可反驳"这两项利器他是动用不得的，因为他的计划按其本质便禁止他动用。单单驾驭一个人的意志（这是他可感知的同在，以任何轻微的、最和缓的程度临到人，必能轻易做到的），对他而言，是无济于事的。他不能霸王硬上弓，只能求爱，因为他有一道卑劣的想法，就是鱼与熊掌兼得：他要受造物与他合而为一，却同时保有他们的自我；因此，若一味地抹煞他们、同化他们，根本行不通。刚开始时，他或许会稍微使点力操控，但随即帮助他们自己上路，以他的同在与他们沟通，虽然微弱，在他们的感觉里，却是强而有力，同时又让他们在情感上觉得甘甜，使他们因此可以抵挡得住诱惑。只是他从不让这种状态持续很久，迟早他会撤走所有的支持和诱因，若非从外在的事实，至少

会从人的知觉经验撤离。他让受造物自立自强 - 在意志里独自履行已经趣味索然的责任。人历练成老贼头希望他成为的那种受造物，往往在低谷期，多过于高峰期。所以，枯干时期摆上的祷告是他最喜爱的。我们可以用持续不断的诱惑把痞子们拐走，因为琢磨他们是为了有一天把他们端上桌，所以他们的意志越受到干扰越好。老贼头则无法 " 诱惑 " 人追求美德，像我们诱惑人做坏事一样。他要人学习走路，因此必须把自己的手放开；只要这人确实有走路的意志，即使跌倒了，还是很讨他的欢心。不要受骗了，蠢木。当一个人虽然不再渴慕，但仍立志要遵行老贼头的旨意，当他环顾宇宙，发现老贼头的每一道痕迹都渐逝了，心头油然袭上被抛弃的疑问，然而却还能顺服，这时，我们神圣的把戏就面临破功的危险了。

当然，低谷也为我们制造了机会。下星期我会教你一些怎样利用低谷的绝佳点子。

你那跟随人进入谷底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九封信

亲爱的蠹木：

我希望上封信已把你的脑筋给扭转过来，让你明白阿蛮目前正在经历的低谷期虽然让他感到意兴萧索、枯燥乏味，这样的经历本身并不能使你掳获他的灵魂，除非你懂得善加利用。如何善加利用呢？以下是我的思考所得：

首先，我发现波状起伏中的低谷期为所有官能的试探提供了最佳机会，特别是性的试探，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当然啦，在高峰期，人的体能比较旺盛，连带地，潜在欲望也就比较强亢；但是，请你记住，这时的抗拒力也是最高昂的。那你想用来挑起淫欲的健康与精力，也容易被用来工作、游戏、思考或从事无害的玩乐；当人的整个内在世界是干枯、凄冷和虚空的时候，突袭成功的机率则比较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低谷期的性在质量上与高峰期的有极微妙的差别 - 比较不可能导致人所谓“坠入爱河”那种水乳交融的境界，比较容易沦为各样变态的行为，也比较少感染能让人慷慨施予、富于想象、以及其它伴随而生的属于心灵层次的东西，是这些特质使人的性爱美妙得令我们为之气结，其它肉体的欲望亦然。当你那痞子意兴阑珊、精神疲惫时唆使他以喝酒当作止痛剂，因此使他变成酒鬼的可能性远大于当他快乐、豁达时鼓励他与朋友喝酒助兴。切切记住，当你我在操控健康的、正常的、令人心满意足的快乐时，就某层意义言，是自投罗网，陷入了老贼头的地盘。我知道，透过享乐，我们俘掳了许多

条灵魂。然而，这改变不了一项事实，快乐是老贼头发明的，不是我们。是他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快乐；所有的研究迄今仍无法使我们制造出一种快乐。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鼓励人去享受老贼头所创造的快乐，不过必须是在他所禁止的时刻，以他所禁止的方式和程度进行。所以，我们总要尽力远离任何可以获取快乐的自然途径，转向最不自然的、最不容易令人联想到快乐的创造者的，最不能导致真正的快乐的。不二法门是诱使人对不断在消褪中的快乐逐次升高对它的欲求。这招数铁定成功，并且段数高妙。掳获人的灵魂，却不给他任何东西作为回馈 - 有什么比这更能叫我们的父开心！低谷正是这一连串陷阱的开端。

但利用低谷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指的是透过阿蛮自己对低谷的看法，向来如此，第一步应把正确的认识排挡在他的心思之外，别让他怀疑有波状起伏这定律的存在，让他假设决志之后初期的火热理应永远持续下去，至于他眼前枯干的感觉，同样地，也是永久不变的状态。一旦这错误的观念深深嵌入他的脑海中，你就可以开始采取不同的策略了，一切端视你那痞子是多愁善感型的，动不动就陷入绝望中，或是好打如意算盘型的，可以轻易地叫他以为万事 OK。前一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如果你那痞子是这一型的，一切好办多了。你只要把他和有经验的基督徒隔离开来，（目前太容易这样安排了！）把他的注意力导向圣经某些因断章取义更显得深得我心的章节，然后鼓励他单靠自己的意志力拼命谋取对策，务求恢复旧有的感觉，照着我的建议去

做，这场对决我们铁定赢了。如果你那痞子是生性乐天的那一型，你的任务是让他默然接受目前精神不振的状态，渐渐地他会满足现状，接着说服他，让他相信自己毕竟没有太糟糕。一两个星期过后，你就会让他怀疑刚信主的那段日子自己也许太过火热了，这时你应告诉他“凡事适可而止”。如果你能让他思索：“宗教之为用，自有其局限”，他的灵魂就是你的囊中物了。温温吞吞的信仰和完全没有信仰一样，都是好的，还更有趣呢！

另一个可能是直接攻击他的信仰。当你导引他设想低谷经验是永久性的，能否也同时说服他，让他相信自己的“宗教狂热期”也将像从前其它一时的狂热一样，不久就冷淡下来？当然，让他从感受到“我对这失去了兴趣”推论到“这是假的”，单靠诉诸理性是行不通的。正如我先前说过的，你需要仰赖的，不是理性，而是他对流行辞汇的迷恋。

“狂热期”这词极有可能派得上用场。我假设这家伙从前经历过了几个狂热期——他们都有过这种经验——每经历过一个，总觉得自己比前几回来得成熟、老到，并非因为他真懂得判断，纯粹只因过去的就是过去的。（我相信你让他囫圇吞枣吸收了许多有关进步、发展和历史观点等等这类含含糊糊的观念，并且让他阅读了许多现代人的传记。这些传记中的人物各个不都是追逐一波又一波思想热潮的过来人吗？）

懂了没？别让他想到“真”和“伪”的区辨，让他拘泥于混淆不清的表达——“这只是一个过渡期”——“我已经越过那一切了”——更别忘了那蒙福

的字眼："惨绿少年期"，让他觉得一切过往的执着都是青涩岁月的迷惘。

你那与人一起沉沦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封信

亲爱的蠹木：

从歪哥处欣闻阿蛮近来结交了几个颇有意思的朋友，而你似乎也开窍了，颇懂得逮住这机会遂行你的掳人计划。我得来的情报说，那对到办公室拜访他的夫妇正是我们巴望他能结交的那类人 - 富有、聪明、一付颇有见地的样子，对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抱持着一种酷酷的批判态度，据悉他们甚至还隐隐约约是反战分子哩！不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而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对任何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概是嗤之以鼻，其中不免也带了点当今流行的文艺左派那股调调。帅呆了！你还真懂得充分利用阿蛮五花八门的虚荣心，包括社交的、性的、和知识欲的。关于他们之间的进展，请务必详细报告！阿蛮很投入吗？我指的不是言语上的。要向交谈的对象暗示自己是同党的，巧妙地运

用眼神、语调和笑容绰绰有余。这种方式的叛逆正是你应该鼓励的，因为阿蛮其实还搞不清楚状况，务必让他即使警觉到了，想打退堂鼓都已身不由己。

不用说，阿蛮很快就会发现信仰和这群朋友言谈间所主张的根本互相抵触。发现归发现，没关系，只要能说服他尽量不要公开承认。而这点，借助于他的羞耻心、自尊、矜持加上虚荣，保证不难办到。如此一再拖延下去，他会陷入窘迫的错谬里，该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却呵呵大笑。起初他会用动作和表情，不久也操弄起话语摆出各种讽刺和批判的态度，虽然心里未必苟同。不过，你若好好调教他，只需一会儿工夫，他会连心里也随之附和了。人总是这样子的，装什么，就真的变成那样子。这才是第一步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付老贼头的反击。

首先，应尽量拖延，别让他发现近来找上门的这款与“名士”交游的乐趣其实是一种诱惑。正因老贼头的倭罗们经常透过讲台谆谆告诫，提醒大家两千年来“世界”一直都是口大陷阱，乍看之下，要做到这点似乎有困难。还好啦！近几十年来，已经很少听他们这样啰嗦了。在现代的基督徒著作里，我虽然读到许多（简直汗牛充栋！）关于抗拒金钱诱惑的教导，却很少读到古老的警告，教人防备属世的虚荣，注意择友，并且对时间的价值要有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教导，你那个痞子也许会将之归类为“清教徒主义”-在此容我欢呼一下，唆使人给予

这个名词负面的评价可以说是我方近一百年来最具体的胜利之一：透过诋毁清教徒精神，每年我们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脱离节制、守贞和生活严谨的桎梏。

不过，早晚阿蛮总会认清这群“雅士”朋友的真面目，这时，你的策略能否奏效，得看这痞子够不够聪明。如果他是个超级大笨蛋，你就让他只有当这群朋友不在身边时，才能体会到他们人品上的瑕疵，一旦他们出现在眼前，所有的批评随即一扫而空。这策略奏效了，他就会被导引长时期过一种两面人的生活，亦即同时过着两种互相平行的生活型态。就我所知，太多人有这毛病。在不同的交游圈子里，不只扮演，而的确就是不同的人。万一你的策略不奏效，别怕！还有一个更巧妙更精彩办法。即使知道的两股生活彼此不协调，让阿蛮不以为忤，反而得意洋洋。要做到这点，得靠撩拨他的虚荣心：教导他享受星期天跪在杂货店的老板身旁做礼拜，一想到这位没知识的仁兄不可能了解自己星期六晚上惯于进出的那个充满都会风味、以嘲讽为乐的世界，更是沾沾自喜；反之，和这群令人激赏的文人雅士聚首喝咖啡，比赛说黄色笑话和亵渎宗教，更是其乐无穷，正因知道自己里面有一“深邃”、“属灵”的世界是他们无缘了解的。明白吧！体面的、风雅的世俗朋友在左，拙朴的开杂货店的弟兄在右，左右逢源的他才是完整的、均衡的，并且多样化的人，能够看穿他们每一个人。就这样，虽然长期地背叛两伙人，他非但不觉得可耻，反而感觉心里持续涌溢着一道志得意满的暗流。最后，假使这些策略全失败了，

你就怂恿他违背良知继续与这群人交游，原因无他，跟这些人鬼混，一起喝酒，听他们说 X 级笑话，其实是在 "造福" 他们啦，至于怎么个造福法，那就莫宰羊了。若不再跟他们礼尚往来，反而显得自己 "假道学"、"没有包容力"，而且 "十足清教徒"。

同时，你当然应该预先策划，让这新的交游导致阿蛮挥霍过度，入不敷出，并且疏忽了工作和母亲。请好好利用她老人家的嫉妒和惊恐，以及阿蛮与日俱增的回避和暴躁，让他们母子间的紧张对立更加恶化。这是我们无价的利器，千万别闲置了！

你那最最热衷于风雅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一封信

亲爱的蠹木：

心想事成嘛！看来你近日颇多斩获。得知经由两位新交牵线，阿蛮已经搭上了那一票人，心中窃喜莫名。这一票人根据我在档案室侦察所得，绝对彻底可靠；讥诮人成了瘾，他们喜欢从世俗的观点对别人的

宗教热忱加以奚落、讪笑，乐此不疲。从未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勾当，这等人不知不觉中却也够格成为我父的入室之宾。你说他们是搞笑大师，该不是以为凡是嬉笑怒骂或插科打诨都是在替我方敲边鼓助阵吧？这点有待进一步探究。

人为什么会开怀大笑？据我看，原因可分作四类：喜乐、愉悦、说笑和戏谑。第一类经常出现在佳节前夕朋友或情人间的欢聚。成年人聚首，免不了彼此互开玩笑暖场，但以最少量的机智就能轻易地在这类的场合中制造出笑果来，显示出这些笑话并非带来喜乐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什么？你我无从知道。类似的东西也出现在人称之为音乐这门可憎的艺术中，同时也发生在天堂里 - 或说一种属天的经验，仿佛旋律节节扬升，萦回不绝，这意味着什么？你我更是无法参透。这类的喜乐对我方毫无帮助，根本不值得鼓励。再说，喜乐这讨厌的现象，其本身是对写实主义、一本正经和地狱所坚持的刻苦己身最最直接的侮辱。

愉悦和喜乐关系密切，是从人类喜好戏耍的本能里升起的一种情绪浮沫，对我方也帮不上什么忙。当然，有时可以用来使人分神，暂时偏离老贼头要他心无旁骛关注的感觉和事责。不过，愉悦的本身并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牵引力。反之，他激发人行善，让人勇气充沛、心满意足，陶醉在其它许多我们视之为恶的事物里。

至于地地道道的玩笑 ,他启动人察觉把毫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可以造成滑稽可笑的笑果 ,则大有用处。我所想的 ,基本上不是那种不雅的、狎褻的黄色幽默 ,这类幽默 ,虽然是第二流的诱惑者喜欢玩弄的伎俩 ,效果往往令人失望。说真的 ,对于情色这码子事的反应 ,人可以明确地分作两类 ,有些人认为 "七情六欲中就以色欲最需严肃看待 " ,对这种人而言 ,一则冶荡的故事一旦变成笑料 ,就再也逗引不起他的淫念 ;另有些人色欲与嬉笑同时迸发 ,且被同样的东西所激引。第一类人拿性开玩笑 ,因为它让人联想起许多诙谐而不相干的事 ;第二类人刻意把不相干的事胡扯在一起 ,好借故谈论性。如果你的痞子属第一类 ,黄色笑话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 记得刚入道时 ,我不知在酒吧和抽烟室里陪一个浑小子耗掉了多少小时 ,(真是无聊透顶 !) 才搞懂这道理。先弄清楚你那痞子属于哪一类 - 不过 ,千万别让他本人认清楚。

笑话或幽默之为用其实另有干涉 ,尤其在英国人中更是妙用无穷。英国人大过于注重 "幽默感 "了 ,以至于欠缺幽默感 ,比起其它任何的缺陷 ,都更让人引以为耻。对英国人而言 ,幽默简直就是人生莫大的恩典 ,随时带给人安慰 ,而且 (请注意) 宽宥了人一切的瑕疵。因此 ,它是捣毁羞耻心最最无价的工具。某人总是让别人替他掏腰包 ,够 "鄙吝 "了吧 ! 然而 ,倘若他用一种逗趣的态度炫耀自己的作风 ,并且调侃他的同伴老被自己占便宜 ,他就不算 "小气 "了 ,反而成了甘草人物。懦弱是可耻的 ,但是用夸张的幽默和搞笑的表情渲染自己的懦弱 ,

它就变成一种无伤大雅的笑料。残暴是可耻的 - 除非那个施暴的人懂得用戏耍的方式把自己的暴行给搬演出来。一千个淫荡的,甚至褻渎的笑话都不会让人的灵魂沦落地狱,只要别让他发现几乎想做什么都可以的关键在于,懂得让这件事被当作笑话一椿,如此一来,非但没有人反对,还会博得同胞们的喝采。这种陷阱的可怕性,在于你的痞子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生作英国人,他太看重幽默感了。谁若敢作此暗示,就会被讥为 "清教徒"或扣上 "欠缺幽默感"的帽子。

戏谑之妙用是这四种中最令人激赏的。首先,它非常事半功倍。只要动动脑筋,人就能开美德的玩笑,开任何东西的玩笑;任何一个脑筋灵活的人,你我都能训练他嚼舌根,把美德糗成天大的笑话。捉狭成性的人凑在一起,笑话总是一箩筐一箩筐地出炉,其实,哪有谁真的在制造笑话,只不过一经采用嘲谑的方式,把每一道严肃的课题戏弄解析一番,映射自己已经发现它可笑的一面。持久下去,戏谑的习性会在这种人的身上打造出一件我所知道的最最精良的盔甲,用以敌挡老贼头,其中又完全没有潜藏在其它逗笑因子中的危险成分。戏谑与喜乐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使人的知性僵化,而非敏锐;以嘲弄互相取乐的人彼此之间毫无温情可言。

你那最爱搞笑的戏剧大师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二封信

亲爱的蠹木：

看来，你进步神速。我只是担心你吃紧弄破碗，为了尽快掳获阿蛮，反而让他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他的处境是什么，你我当然了若指掌。不过，别忘了，千万得让他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务必转移他的航向，这点我们算是办到了，他已偏离了那环绕着老贼头的航道，然而必须让他以为导致航向变更的步步抉择都是无伤大雅的，都有转还的余地。绝对不容许他怀疑自己正在掉头离开太阳，朝外层空间最冷肃、阴暗的地域前进，即使速度奇慢无比。

因此，听说他仍经常上教会，还领受圣餐，本人反而龙心大喜。这当中有危险，我当然知道，不过，总胜过让他意识到自己已截然有别于刚成为基督徒的那几个星期。只要他外表仍维持着基督徒的行为习惯，你就能让他以为虽然结交了一些酒肉朋友，也染上了一些找乐子的嗜好，自己的属灵状况却是与六星期前毫无两样。只要他持续这么认为，我们就不必面对一个棘手的局面，那就是有具灵魂竟然对自己一项具体的罪充分体察，并且公开忏悔；我们只需因应他那模模糊糊的、略带点不安的感觉，觉得自己近来似乎有点不对劲，有点脱轨。

这种若隐若现的不安需要小心对付，如果任由它剧化，会把阿蛮给惊醒，我们的整套把戏就穿帮了。但是，若你完全压抑它 - 不可能，因为老贼头隔不久就会出面干预 - 我们也就失去一个可以扳回一城、反败为胜的着力点。容许这种感觉存在，却不让它变得不可抗拒，进而发展成真正的感觉，就会导致一种绝妙的局面。它会使阿蛮越来越不愿去思考跟老贼头有关的事。其实，有谁无时不刻喜欢这样？刚好相反啦，尤其当想到老贼头就牵涉到面对罪，牵涉到让原本像团云雾般游移在意识边缘的罪变得格外鲜明，这样的不情不愿更会加剧十倍。处在这种光景中的人恨恶每一道会让他想起老贼头的意念，就像人在经济窘困时讨厌看到银行存折一样。落入这种光景，你那痞子虽不至于完全轻忽，但会越来越不喜欢履行各样信仰的义务。事先，在不损及颜面的范围内，他会尽量规避，不去想它们；事情过了，随即将之抛诸脑后。几个星期前，当他祷告时，你必须千方百计“诱惑他”，才能叫他关注那些子虚乌有的事，叫他漫不经心。现在呢？你会发现他向你张开双臂，几近乞怜地要你让他的心麻木，让他分神，不再过度专注于属灵的目标。他会“渴望”自己的祷告无效，因为他所惧怕的正是与老贼头有真实的接触。他要的是让瞌睡虫大行其道。

这样的光景一旦奠定，渐渐地，你就不必费心利用官能的愉悦去诱惑他。当不安以及不愿去面对不安使得他越来越与真正的快乐绝缘，当成了习惯使得虚荣带来的快感、亢奋和张狂刹时变得不再刺激、好玩，

却又像鸡肋一样弃之可惜（真棒！习惯就这样替我们扼杀了快感），你会发现随便任何事或没有一件事能够吸引住阿蛮游离不定的注意力，你不再需要用一本好书、一本他真正喜欢的书迷住他，让他不祷告、不工作、废寝忘食；昨天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就绰绰有余了。你可以让他浪费时间，不仅仅跟自己喜欢的人闲扯，而且与他根本不在乎的人谈一些趣味索然的课题，也可以耗掉大半天。你会使他一长段时间无所事事，夜深了还不睡，不是在外当孤魂野鬼，而是在一间冷飕飕的斗室里瞪着已灭的炉火发呆。所有有益于健康的户外活动，我们要他一概避免，他也乐得放弃，并且“不以其它事”取代。所以，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会说，就像我的一个痞子下到这地狱来时说的：“现在我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自己大半辈子所做的都不是我应该或喜欢做的事。”基督徒形容老贼头：“没有他，一切就失去了威力”，其实，“虚无”最有威力，它的威力大到能够窃取一个人的黄金岁月，不是去浪费到甜甜腻腻的罪中，而是让自己的心思像风中残烛一样，在一些有的没有的、不知何以致之的事上晃来荡去，在一些令人好奇的猥琐事上半醉半醒地寻找满足，终日浑浑噩噩，东摸摸西逛逛，百无聊赖时吹吹口哨，全都是自己讨厌的曲子，或者沉溺在深邃的、暗昧的幻想迷宫中，却又缺乏足够强烈的色欲或野心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只不过偶然间兴起遐想，而作为哺乳动物的他意志薄弱、脑筋雾煞煞，也就无力自拔了。

你会说这不过是个小罪；毋庸置疑，像所有年轻气盛的勾魂者一样，

你渴望能够报告一些有看头有厘头的劣迹秽行。但请记住，唯一要紧的是怎样把人跟老贼头隔绝开来。罪再小都无所谓，只要累积的效果能让人背离光，进入虚无里。杀人并不比牌戏强，如果牌戏也能小兵立大功掳获人的灵魂。的确，通往地狱最稳妥的路是渐进的 - 坡度平缓，走起来松松软软的，舒服极了，没有突然的转弯，没有里程碑，没有路标。

你那最能体贴人的软弱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三封信

亲爱的蠹木：

看起来，你真是称得上滔滔不绝、短话长说。其实说了老半天，就只一句，那就是，你让那个阿蛮从指缝间给溜走了。这下子事态可严重了，而对于你的无能所带来的苦果，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帮你开脱。是你自己说的，阿蛮悔过知新，彻底投靠在敌营 "恩典 "的旗帜下，这是场足令战局狂泻千里的败仗，足以导致阿蛮他再度投奔敌营 - 甚至可能比头一次还更彻底洗心革面。

你早该知道 ,这种阻止你在阿蛮的回头路上继续引诱他的致命武器是出了名的把戏。这是老贼头最刁钻的武器 ,常常在那贼头以诡谲莫测的方式直接亲近任何痞子时 ,一步步展现它的威力。这些人甚至一生都被它给护围住 ,让我们毫无下手的机会。

至于你闯的祸 ,你所犯的第一个错就是允许阿蛮读他真正喜欢的书 ,也就是说他读那本书是因为确实喜欢那本书 ,而不是为了向新交的朋友炫耀自己的机智与才学。其次 ,你居然眼睁睁地任由他到古栈去溜达 ,并且还在那品茗 - 也就是让他在乡间漫步 ,并且享受踽踽独行的滋味。换句话说 ,你任由他尽情享受这两项正面的乐趣。你怎么会无知到对其中的危险毫无警觉 ? 痛苦与享乐的特征就是 ,它们是这样的真实 ,以致让身临其境的人了然于心 ,仿佛试金石在握 ,因此知道何谓现实 ,即刻回到现实。所以说 ,要是你想使阿蛮像拜伦笔下的哈洛得或者歌德笔下的维持一样 ,浪漫地在幻想中自怜自艾毁了自己 ,那么你就应该不择手段使他无法感觉任何真正的痛楚 ;因为 ,话说回来 ,只要足足五分钟的牙疼 ,就能够使他们觉悟自己无病呻吟的荒唐 ,并且识破你所有的计谋。既然你想用俗世的方法设计你的阿蛮 ,哄骗他要以虚荣、忙碌、讥讽以及奢华等等作为人生至乐 ,你怎么会糊涂到忘记了万万不可让他接触这些真正的乐事 ? 难道你看不出来 ,这样反而会突显出你灌输他的只不过是些肤浅的价值观 ? 而那本书和漫步所给他的是一种最危险的乐趣 ? 这样会使你蒙在他感性上的那层厚

茧剥落，使他心生回到家找回自己的感觉？使他远离老贼头的第一招，就是要先让他迷离自己，而你也已经有所斩获。不过，这下子，似乎前功尽弃了。

我当然知道老贼头希望那些人能离弃自我，但是他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可别忘了，老贼头可是真心喜爱那些人渣的，还十足荒谬地把他们一个个当作独一无二的宝贝看待。他口中所说要他们放弃自我的意思，其实不过就是希望他们摆脱自我意志的搅扰，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一旦他们真的做到了，老贼头还真的又把他们的人格还给他们，并且夸口说（他这话可是当真的很）只要他们完全顺服他，就更能找到自我。因此，他一方面乐于见到他们把自己一些其实不伤大雅的私念献祭给他，另一方面，却极不乐意见到他们为了其它原因违逆了自己。这正是我们可以怂恿人的地方。每个人最根深蒂固的喜好与欲望就是老贼头当初安置在他心中的生命原质。所以，只要把他们和这些原质隔离开来，就在胜利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即使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上，也要用现世、通俗或者正在流行的风尚取代这个人真正的喜好与欲望。我自己就曾在这些方面下过工夫。我的原则就是，要把我那痞子日常生活中任何不能算是罪的个人嗜好，即使只不过是打打球、集集邮或者喝杯可可等等，都一律加以铲除。这些事情，我向你打包票，根本无关痛痒；我担心的只是他们所营造出的那股纯真、谦卑以及忘我的意境。一个真心诚意、无所为而为地享受生命中的事物，并对他人看法毫不在乎的凡夫俗子，对某些我们精心规划的计谋最有免

疫力。你应该千方百计使你的阿蛮为了所谓最 "优秀 "的同伴、最 "适当 "的食物，和最 "重要 "的书籍，甘心放弃自己真正喜好的同伴、食物和书籍。我认识一个人，就因为嗜吃牛百叶和洋葱，而成功地拒绝了角逐社会地位的诱惑。

我们得想办法扳回眼前的颓势。最重要的就是要先阻止他付诸行动。不管阿蛮多重视这次的悔改，只要他不付诸行动，就不会形成大碍。就让这小子沉醉在悔改中。如果他想要有所作为的话，不妨让他写本书发泄发泄；通常来说，这是打压老贼头植在人类灵魂里面那粒种子的最佳途径。可以让他任意发挥，就是不能让他付诸行动。只要他不付诸行动，不论在他脑海里或情绪上有多虔诚，都对我们毫发无伤。有个家伙曾经说过，反复操作足以增强积极的习惯，削弱消极的习惯。只要他心里常有所感动而无所行动，那么他付诸行动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并且长远说来，他的感动也会越来越淡薄。

你那珍惜自我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四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上回信中提到的最值得我方警惕的是，那痞子竟然不再像刚投奔敌营时那样动不动就信誓旦旦地立下这个那个志向。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再昂扬地应许要全生奉守基督徒的美德；甚至也不再期望一生有“恩典”相随，顶多只希望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日常一桩桩小小的试探！这种转变其实对我们很不利。

我看目前只一件事还可以有所作为。你那阿蛮已经变得谦虚起来了；你引诱他自己注意到这件事没？只要那些痞子们一注意到自己还真有些美德，那我们可就有见缝插针、遇洞灌水的机会了，尤其是谦虚这回事。可要把握住那痞子在灵里确实表现出谦卑的时机，然后暗地里诱惑他踌躇满志地夸奖自己“太帅了，我还真谦虚”，这下子傲慢（骄傲于他自己的谦虚）就会一跃而出。如果他对此有所警觉，还想抵挡这股傲慢，那就叫他再为自己居然还能够抵挡傲慢而感到自豪，就这么一路跟他尽情地缠斗下去。但是，切忌下可久战，久战之后反而会唤醒他的幽默感，他会知道适可而止，对你一笑置之，倒头去作他的瞌睡虫。

不过，让他专心注意自己的谦虚，还另有妙法。需知老贼头就是利用谦虚和其它所谓的美德，使那些痞子不再只顾自我，反而能兼顾那贼头和周围的邻舍。其实到头来，一切所谓的卑微和自谦都是以此为唯

一目的；只要他们还做不到这地步就对我们无啥大碍；但是，如果痞子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那就反而是我们的利多，而更大的利多就是，让痞子的自卑自弃成为轻蔑别人的跳板，进而使他整日愁眉深锁、尖酸刻薄和冷酷无情。

所以你一定得用尽心机让那痞子忘记谦虚的真貌。让他以为谦虚不在于忘我无私，只在于对自己的才能和特质采取一种特殊的观点（主要就是轻蔑）。我想，阿蛮确实有些才能。设法让他以为谦虚就是要认为这些才能的价值比自己所想的还要低。无疑地，这些才能的价值的确比他自己所想的还低，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让痞子们重视某一观点过于它的真正价值，如此一来，就将虚谎和作伪添加进原本有可能成为美德的事物当中。结果，成千上万的俗人认定所谓谦虚就是，美女要认为自己是丑女无盐，智者要认为自己是愚人张三。而痞子们所持守的观点，有时显然是荒谬无稽的，根本与实情不符，于是乎，我们就有机会诱使他们的心思一直围绕着自我打转，想要构筑那根本不可能的。要想揣测老贼头的策略，就得先看穿他的目标。老贼头一心想要使那些痞子具有这样的胸襟，即使他们能够设计出世上最好的教堂，并且自知那是世上最好的教堂，然而不论建造那教堂的是他自己或别人，他都能够与有荣焉，感到莫大的喜悦。到最后，老贼头希望他能够不再拘泥于自我，以至于能够满怀感恩为自己的以及邻舍的才能 - 甚至为了日出、大象，或者瀑布而感到欢欣。就长远而言，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明白所有受造物（甚至他自己）都是满有

荣光、精彩绝伦的事物。虽然他想要尽快铲除痞子们心中兽性般的自爱；但是，我认为老贼头的长程计划是要在痞子们心中重建一种崭新的自爱 - 就是要对所有凡人（包括痞子们自己）都抱持一股仁爱与感激之心；一旦他们真学会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也就能够爱自己如同爱邻舍了。千万不可片时或忘老贼头最令人作呕与费解的特征，那就是他还 "真的" 心爱他创造的那些无毛的两足动物，并且对于从他们身上挪走的任何东西，老贼头总是左手取右手还。

因此，老贼头念兹在兹的就是要使这些俗人一点不要以自己的身价为念。他情愿这些俗人自视为才华洋溢的巧匠或者诗人，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而不愿意他们殚精竭虑地贬抑自己的才华。所以说，你想要把虚荣心或者假谦虚灌输给阿蛮的作法，正好卯上了敌营的文宣战，对方旗帜鲜明所想标榜的就是，要痞子们认为任何人都不可将自己的才华划地自限，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尽己所能突破现状力求上进，而不需顾虑眼前的身价。你可得不计任何代价把这些勉励的话从痞子们的脑海里给剔除掉。老贼头想必也会在痞子们的心头灌输一些他们表面上奉为圭臬，感觉上却无法真切体会的教义 - 这教义指出他们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亦即他们的才华是老贼头恩赐的，为自己的才华而沾沾自喜跟自夸发色漂亮同等无聊。老贼头的目的就是要用尽心思和各种方法，让痞子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而你的责任就是偏要让他们只醉心这些事情。甚至关于阿蛮的罪，老贼头也不要他太忧心忡忡：只要痞子一旦悔改，能够越快不再处处以自己为念，这才是老

贼头乐于见到的。

你那最最谦卑以致自我嫌弃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五封信

亲爱的蠹木：

我当然注意到了，凡人对欧战（他们天真地称之为“大战”）的感觉正进入一种麻木的阶段，而对痞子们心里的焦虑也相对地平息下来，这一点我丝毫也不意外。我们的立场到底是要乐观其成，还是要另起炉灶兴风作浪？不论痞子们心存恐惧战兢，或者冥顽自信，都有可乘之机。两者之间如何作选择倒是煞费周章。

凡人都是活在时空中，但是我们的对头却把永生应许给这些痞子。我推想那贼头有意要他们留意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永生，另一件就是他们称为“当下”的时刻。因为当下就是时间与永恒的交会点。只有在当下的经验中，凡人才能稍微体验到类似那老贼头对真实的完整把握；痞子唯有在当下才能感受到自由与实在。因此，老贼头希望痞子们持

续地关切两样东西：专注于永恒（也就是老贼头）或者当下——也就是专注于与老贼头的永恒合一或隔绝，或者顺服良心在当下的呼唤，背起当下的十字架，接受当下的恩典，为当下的喜悦献上感谢。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使他们离开永恒和当下越远越好。为达此目的，有时候不妨引诱凡人（譬如说寡妇或者学者吧），让他们沉溺于过去。但是这种效果也有限，因为他们对过去或多或少都有些认识，并且过去也有其不变的本质，因此就某种程度言也近乎永恒。因此，更好的作法就是让他们活在未来。基于生物需要，凡人所有激情的焦点早已集中在未来，因此，对未来的憧憬一下子就会点燃他们心中的希望与恐慌。另外，由于对凡人而言，未来是不可知的，于是咱们在诱使他们对未来产生种种憧憬的时候，也就陷他们于虚妄当中了。换句话说，在一切事物中，未来和永恒最截然不同。未来是时空中最无法捉摸的一段——过去已经冰冻起来而不能再有任何变动，当下则被永恒的光焰所燃亮。因此，我们所鼓吹的那些搅乱人心的思想，例如创造进化论、科学人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等，都让人把热情的焦点放在那最不确定的未来。因此，几乎所有的妄念都植根于未来。感恩的心本于过去，仁爱的心专注于当下；恐惧、贪婪、色欲以及野心则着眼于未来。不要误以为色欲是个例外。当下的快乐一涌现，罪（咱叔侄的最爱）就成了过眼烟云。对我们而言，快乐只不过是使我们感到怅然若失的过程之一，如果我们能把快乐抽离出来，而又能把罪给保留下来，那就太美妙了；快乐是那老贼头想的点子，所以能够在当下体验，而我们

所鼓吹的罪则是着眼于未来。

其实 ,老贼头也希望凡人想想未来 - 然而不过是为了要计划明天有哪些善行义举是自己该尽的义务。为明天的善行义举作计划是今天的责任 ; 即使所计划是未来的事情 , 这些责任就和所有其余的责任一样 , 都是当下的责任。要把这两者分辨清楚的确得费点工夫。那贼头可不希望凡人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未来 , 一股脑地栽进去。这反而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贼头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凡人在为下一代辛勤的工作一天之后 (如果这就是他的职责) , 能够抛开凡尘之事 , 专注于天上的事 , 并且能立即响应自己眼前的遭遇 , 进而产生忍耐等待或者感恩的心。但是咱们则希望凡人都被未来压得喘不过气 - 不是痴迷于那即将临到的天堂异象 , 就是为地球即将沦为地狱而惶惶不可终日 - 而如果我们能够诱使那些俗子真以为靠他自己就可以达到前者或者逃离后者 (端视那痞子是否相信自己所崇奉的在不可知的未来能够实现而定) , 那么他就会如我们所愿的 , 把老贼头关于当下的命令 , 抛诸脑后 , 弃如敝屣。我们的崇高目标是要整个人类都为了追逐那飘渺的彩虹而殚精竭虑 , 无暇顾及眼前的真诚、仁慈或者幸福 , 而且一直把自己当下所拥有的各种恩赐 , 都堆在祭坛上献给虚无的未来 , 用一把火给烧个精光。

所以 , 总而言之 , 与其让你那阿蛮活在当下 , 倒不如让他所有的心思都为这场战争而忧心如焚或信心满满 (或忧或喜都无所谓) , 其它各

方面也都要比照办理。但是所谓 "活在当下 "满暧昧不明的 ,它的某层含意说不定也是和忧虑一样跟未来有所挂钩。你那阿蛮若预料到自己前途黯淡 ,以致屈膝祈求面对困境的胆识 ,并且专心一意于当下 ,因为这是所有的责任、恩典、知识以及喜乐所由自 ,那么对我方而言 ,他的境况可就不乐观了 ,你就应该立即发动攻击。值此之时 ,应该让我们的文宣武器发挥其无坚不摧的威力 ,提醒他要 "自我陶醉 "。当然 ,话说回来 ,他之所以能够 "活在当下 " ,多半不是因为上面这些理由 ,而只不过因为他身强体健 ,并且有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罢了。这种现象对这些凡人来说 ,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虽然如此 ,如果我是你的话 ,就硬要从中破坏。任何自然而然的的存在样式 ,都会对我们不利。更何况 ,这些凡夫俗子凭什么能快活地过日子 ?

你着眼于未来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六封信

亲爱的蠹木 :

你上封信轻描淡写地提到阿蛮还在继续上教会 ,而由于他已经归顺敌

营，所以只固定去一间教会，此外，他对那教会并不十分满意。我倒要问问你，打算怎么办？你怎么没有向我报告阿蛮坚持留在教会的原因？你难道不知道，除非他对此漠不关心，否则就大事不妙了？你应该心知肚明，如果无法阻止痞子继续上教堂，那么至少也要让他四处奔波寻觅那最“适合”他的教会，直到他变成对教会品头论足的行家。

这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无情地打击教区教会，因为教区教会是以地区，而不是以个人喜好为号召的团体，所以能够汇聚各种阶层和不同性格的人成为一个团体，这正是那老贼头朝思暮想的所谓合一。另一方面，所谓会众制度则足以使得教会变得像是社团一样，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到最后就会搞派系或者内哄。其次，寻觅最“合适”的教会会使阿蛮变得很挑剔，而那贼头却痴想他能虚心学习。贼头妄想坐在教会里的信徒懂得对虚假与无意义的事不遗余力地加以分辨抗拒，但是对于教会喂养的所谓教导却丝毫不假思索照单全收。（瞧瞧这老贼头多不入流，多不属灵，简直就是庸俗到底！）这种对我们来说最要命的心态，会使痞子把小贼们在台上讲的陈腔烂“道”都当作金玉良言来听。要是痞子都以这种心态来听道或读书，我们就没得混了。所以，拜托你越快打起精神来越好，挑拨阿蛮马不停蹄地在附近几个教会轮流游走。老实说，我们对你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并不太满意。

我已经在办公室的档案中，查出两间离阿蛮最近的教会。它们各有不

同的主张。第一所教会的牧师长久以来一直在降低对信仰的坚持，目的就是要迎合那些信心不坚以及冥顽不灵的信徒，如今是他使教区内的信徒对他肤浅的信心张目瞠舌，而非反过来的情况。他已经使得许多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跌得鼻青脸肿。而他主领崇拜的方式也同样令人拍案叫绝，为了减轻信徒的“负担”，他不但放弃使用经课以及伴随的诗篇，现在甚至不知不觉地，只是反复地使用他自己喜欢的 15 首诗篇和 20 来个讲题。所以我们大可放心，那小贼和他的会众不再能从圣经里面更进一步地认识任何真理。话说回来，你那阿蛮是否已经蠢到可以加入这个教会，还得烦你再多下些工夫。

我们在另一个教会还有个叫姚旦的牧师。痞子们都被姚旦的观点弄得七荤八素，想不透为什么他一下子偏向共产党，一下子又偏向宗教狂的法西斯主义；一会儿像是学究，下一会儿又想要推翻人的理性；前一天还对政治十分狂热，隔天却又说世上所有的国家都一律“要遭报应”。我们当然清楚得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仇恨。这个小贼讲道的心态是，非得使自己的父母和朋友感到一阵阵的惊吓、痛楚、困惑或者羞辱不可。只要这些人能够听得懂的讲章，对他来说都是索然无味的，如同一首平淡无奇的诗。在他里面有着一股令咱们孜孜窃喜的欺世心态；我们正在调教他，当他口里说：“教会所深信的是”的时候，其实心里正要说的是：“我最近在哲学家马利坦，还是某人的书上读到的是”。不过，我可要警告你，这小贼的致命伤是：他真的相信老贼头。对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束手无策。

然而，这两所教会还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它们都是闹派系的教会。我记得曾经告诫过你，如果你那阿蛮非得上教会不可，那么就该让他积极地和教会的某个派系搅和在一起。我说的可不是什么教义之争；对于那些教义，他越没兴趣越好。况且，我们主要不是靠教义掀起派系间的敌意。真正精彩的是，挑拨主张用“弥撒”的那派和主张用“圣餐”的另一派之间的敌意，虽然他们两方对胡克尔（Hooker）与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的说法之间有何差异，根本都还一头雾水。而任何无关痛痒的枝微末节，例如蜡烛、服饰以及其它什么东东来着，全都是我们可以下手搅和的好借口。我们成功地使痞子们忘记保罗那讨厌鬼关于食物和其它琐事的教导——也就是，在良心上无拘无束的痞子要处处顾念那些良心软弱的痞子。若不是我们的成就，你还真会看到痞子们照样遵行呢。你会看到不那么重仪式的“低派”教会行礼如仪，以免使良心软弱重仪式的“高派”教会变本加厉注重繁文缛节，而那“高派”教会也同样会知所节制，以免使得“低派”教会转而崇拜偶像。要不是我们永无止尽地努力，他们还真的会做得到这点呢。若非我们从中作梗，英国教会各种不同的传统也许就会成为孕育恩慈与谦卑的温床啦！

你那热衷于制造派系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七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在上封信中以轻蔑的口吻提到，贪吃乃诱捕凡人痞子的绝招之一，充分暴露出你实在无知。过去这一百年间，我方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凡人的良知对这个议题感觉麻木了，所以目前在欧洲，几乎没有任何讲道或任何痞子还会以此为念。这主要得归功于我们把进攻策略的主轴放在讲究精致美食，而不放在食量的多寡上。我从档案里知道，你那阿蛮的母亲，就是一个好例子，想必你也从蛊伯那里略知一二。我真希望她有一天猛然惊觉，原来自己一生都被这类的感官享受所捆绑着，正因所涉及的只是微量的饮食，自己才毫无所觉。只要我们能利用凡人的口腹之欲，成功地挑起种种牢骚、急切、无情和自私的心态，那么又何必计较量的多寡？蛊伯可真把这老太婆玩弄于股掌之间。对款待她的女主人和佣人来说，她绝对令人头痛。她老是谢绝端上的饮食，并且带着微笑故作腼腆地叹口气说：“啊，好，好……其实我只想喝杯茶，要淡一点，但是不要太淡，加上一小小片烤得很脆的吐司。”了解了吧？因为和主人所预备的比起来，她所要的东西实在不多，也比较便宜；因此，她坚持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癖性，不管对别人来说有多麻烦，从来就不会被认为是贪吃。当她放纵自己口

腹之欲的时候，还真以为是自己的节制呢。在爆满的餐厅里，她会对着工作过度的服务生端上来的餐点惊呼一声，然后说：'阿，太多了，真的太多了！端回去，只要给我四分之一就够了。'如果有人不同意，她会说这么坚持只是避免浪费；其实，她这么坚持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在她心里灌输的精致美食观念正在作祟，使她无法忍受自己面前的食物超过自己想要的份量。

蛊伯多年来默默地、不着痕迹地在这位老太婆身上所下的工夫，如今终于从她整个生活都为肚腹所挟制上，看出其可贵的成果。这个女人所抱持的是我们所谓 '我要的只不过尔尔' 的心态。她所要的只不过是一杯好茶，或者一个煮得恰恰好的鸡蛋，或者一片烤得刚刚好的吐司。但是她总觉得没有佣人或者朋友，能把这些简单的事情做得 '恰到好处' - 因为她所说的 '恰到好处' 里面，隐藏了她吹毛求疵所要达到的标准，而这标准却是她自己记忆深处对曾经享受过的美味的怀念；她所谓的过去的 '那段找得到好佣人的日子'，但是就我们所知，她的味蕾在那些日子其实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并且她还有别的嗜好使她不会那么独钟饮食。如今，日积月累的失望使得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厨子一个个求去，而朋友也日渐疏远。只要老贼头一开始让她自省是否过分热衷于饮食，蛊伯的对策就是，让她心想自己并不在乎吃什么，只是 '希望拿些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当然，她自己过度的要求正是多年来使他无法享受家居乐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意 ,你那阿蛮可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你在其它阵线埋头苦干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在贪吃方面也得暗暗下点工夫。身为男人的他不太容易被 '我要的只不过尔尔 '这种借口给糊弄了。引诱男人贪吃的最好策略就是挑拨他的虚荣 ,要让他们自认为是美食专家 ,并且沾沾自喜于已经发现哪家牛排馆烹调得最 "恰到好处 " ,如此一来就可以把虚荣渐渐转化为癖好。但是 ,不论你采用什么方法 ,最高的境界就是要使阿蛮一离开任何癖好 (不管是香槟或者热茶、烧鲷鱼或者香烟)就 "停摆 "了 ,这样一来 ,阿蛮的爱心、正义感和服从心就全都随你摆布了 !

光是暴饮暴食绝对比不上讲究精致美味。前者的主要功用就是为我们摧毁阿蛮节制的美德先行攻坚。在节制这方面 ,以及其它方面也一样 ,要让阿蛮的心里面不断保持一种属灵的假像。绝对不要让他注意到生理问题。始终要让他以为是骄傲或者缺乏信心使他落入你的陷阱 ;其实 ,他只要稍微回想过去 24小时吃喝的东西 ,就会明白你到底是怎样把他撂倒的 ,而只要稍微在饮食上节制一点 ,就能化解你连绵不断的招式。如果他非要朝生理节制方面去思想 ,那么就灌输他我们在英国人身上成功运用的大谎言 ,也就是让他真以为过量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疲劳 ,特别有益于克制欲望。其实 ,只要看看那些水手和士兵令人侧目的纵欲表现 ,我们心中自然就会怀疑痞子怎么可能相信这劳什子想法。不过 ,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训育人员替我们散布这些谎言 -- 这群人鼓吹要运用各种竞赛来培养节制 ,其实是利用节制作为举行各种运动竞赛的借口。其中原委实在太过复杂 ,不便在此详述。

你那大力推广精致美食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十八封信

亲爱的蠹木：

即使郭鲁伯当家，你在魔鬼训练学院必定学过性诱惑各样惯用的伎俩。既然对我们这些没有肉身存在的鬼魔而言，性这课题其实蛮无聊的（虽然是训练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我将按下不表。不过，牵涉到性的一些较为广泛的课题，我认为尚有许多你该学的。

老贼头对人的要求以一种两难的方式出现：完全的禁欲或者不折不扣的一夫一妻制，两者只能择其一。打从我们的父成功地引诱夏娃之后，已使得人极难做到前者，后者呢？由于我辈的努力，过去几世纪以来，已逐渐失去了它作为人生避风港的功用。透过诗人和小说家，我们说服人们相信：那奇特的，通常极其短暂的经验，人称之为‘恋爱’的，是婚姻唯一值得尊敬的基石；婚姻可以，并且也应该，使这种令人亢奋的激情维持于不坠；一个无法使激情存续的婚姻不再具有约束力。

这道讴歌爱情的观念是我们向老贼头学来的，只是学走了样，变成拙劣的模仿。

地狱的整套哲学建立在一则格言上：彼非此也，己岂他者哉？物与物间，人与人间泾渭分明。我的好是我的好，而你的好是你的。甲之所得必为乙之所失，甚至无生物个体之完成也借着从它所占据的空间把其它物体排斥在外；如果它想扩张，就得把其它物体斥逐开去，或者将其吸纳成自己的一部分。同样的生态也适用于人的自我建立。兽类靠吞食来摄取他物；至于我辈，这意味着由强者吸摄弱者的意志和自由。"生存"意味着"竞争"。

老贼头的哲学孜孜不倦追求的，恰恰正是如何规避这道昭然若揭的真理。他以一根本的矛盾作为鹄的：万物纷繁多样，却又相互涵融，归本于一。我的好也就是他者的好。他把这不可能存在的状态称作"爱"，这枚单调的万灵丹，你我可从他一切所行的事，甚至他的一切所是，或他自己宣称的所是中，找到痕迹。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纯数字化的"万本归一"，他于是宣称自己是三，同时也是一，好让这项关于爱的无稽之论可以在他三位一体的本质里找到立足点。在创造的另一端，他则把那卑劣的发明 - 有机体 - 引进物质里，让作为部分的个体悖逆竞争的天然宿命，彼此相辅相成。

他将性设定为人类繁衍种族的方法，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从他如何利用

性加以观察，立见分晓。从我们的观点看，性可以是无所为而为的一派天真，可以只是让强者猎捕弱者的另一种形式 - 就像，是的，就以蜘蛛为例，雌蜘蛛在完成交配之后就把雄蜘蛛吞吃掉。但在人类身上，老贼头却凭空地以性欲作为男女之间情爱的系引，也让因此繁衍出来的后代倚赖父母，并且赋予父母承接亲职的本能，从而建立了家庭。这一种人的组合，就像有机体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每个成员各具特色，却又同时以一种更清明的意识和责任心紧密结合在一起。家庭这玩意儿，事实上，证明是老贼头的又一个巧妙的设计，为了让爱能够存续。

接下来谈谈一则笑话。老贼头把夫妻形容作 "骨中骨，肉中肉，成为一体"，注意，他可没说是 "一对享受婚姻快乐的佳偶"，或者一对因彼此恋慕对方而结合的 "佳偶"。你要让人完全漠视其间的差别，并且让他们忘记那个名叫保罗的使徒并未把 "成为一体" 单单局限在结合的夫妻上。对保罗而言，单单性交就构成了 "成为一体"。让人漠视这些，就能使他们把纯粹只是对性交的真正意涵如实的描述读作对 "爱情" 的讴歌。其实啊！只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交媾，不管双方是否情投意合，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超越的关系，这层关系一旦建立，就必须永远享受或者一辈子忍受。有了这层超越的关系 - 如果人顺服地进入这种肉体合一的关系 - 往往就因此产生了温情和家庭。从这项符合事实的陈述，你可以导引人推衍出一项与事实不符的理念：揉和着温情、惧怕和欲望，人称之为 "恋爱" 的经验是使婚姻幸福或神圣化

的唯一因素。要制造这种错误的观念并不难，因为在西欧，恋爱的确经常发生在遵循老贼头的设计所缔结的婚姻之前，在这样的婚约里，夫妻二人协议要彼此忠诚，繁衍后代，并以善意相待；正如宗教的感动经常，虽未必总是，伴随着一个人的悔改得救一样。换言之，你我应该鼓励人类把遭到过度渲染和歪曲的爱情，视为婚姻的根基，虽然依据老贼头的应许，爱情其实是婚姻的产物。如此一来，两种有利于我方的现象会随而发生。其一是，那些不具有禁欲恩赐的个人会因此怯于以婚姻作为满足性欲的解决之道，只因并不觉得自己“坠入爱河”。而且，由于我们居中作祟，他们似乎觉得因爱情之外其它的动机结婚是下流的，令人瞧不起的。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存心对愿与自己同心协力的伴侣信守忠诚，为了纯净的性和生命的代代相传而结婚，比一场狂风骤雨似的激情来得卑下。（别忘了也要让你那痞子对婚礼的繁文缛节感到厌烦，这样，人间便充满许多拥抱爱情遐想却欲望无法获得满足的王老五了。）其次，任何性的迷恋，只要意在结婚，就被冠上“爱情”的雅号，而“爱情”又被尊崇到一个地步，可以因此宽宥一个男人所有的罪过，包括回护他，让他不必为一切的后果负责，包括因此娶了一个异教女子，一个愚昧或浪荡的女人。“爱情无罪”，是我们应该大力宣传的信仰。关于此，值得一提的还多着呢，余言后叙。

你那主张爱情无罪的叔叔

第十九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上封信提及的问题让我苦思良久。如果像我已经阐明的，所有的个体本性里都喜欢争强斗胜，因此老贼头所标榜的“爱”按理说是一种矛盾，那么，我再三警告说，这贼头它是真心喜爱虫蛆般的人，并且希望他们能享受到自由的生命和永续的存在，又当作何解释？我的小亲亲，希望你没有把我写给你的信秀给别人看。其实也无所谓啦，任凭谁都能从中领会我是一时大意才失足掉入异端邪说的陷阱里。顺便一提，我希望你也能了解前几封信里调侃郭鲁伯的话纯粹是玩笑，我其实蛮尊敬他的。当然啦，我说的那些不愿替你在权威高层之前缓颊的话也千万别当真，请相信我必定会挺身回护你的诸般利益。不过，拜托拜托，不要把我的信给曝光了。

说真的，出于一时不慎，我才会说老贼头是真心爱人类。这码子事当然不可能成立。他是活灵的存在，人这种畜牲跟他截然不同。对人来说是好的，对他未必然。他那一堆关于爱的讲论一定是另一种东西的伪托 - 把人创造成这付德性，却又费尽心思琢磨他们，他一定另有盘算。之所以会制造出他的确对人怀有近乎不可能的爱这说法，是因为我们完全猜不透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坚持把人琢磨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告诉你也无妨，这问题的本身正是

我们在地下的父与老贼头争执的主因。人类刚被造的时候，老贼头随即公开表明自己已预见了未来在十字架上将会发生的事。乍听之下，我们的父马上寻求与老贼头面谈，要求他作出解释。老贼头默不吭声，只讲了一则他此后不断散播的他妈的关于无私之爱的故事，我们的父当然无法接受，他要求老贼头干脆把底牌亮在台面上，算是给足了他机会，同时坦承自己感到一股巨大的焦虑，想要洞悉这奥秘。老贼头回答：“我打从心底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猜想，这场对谈演变到这地步，我们的父对老贼头如此缺乏推心置腹的诚意感到无比厌恶，一甩头便拂袖而去，从此与存有隔绝，后来敌营传出一则可笑的故事，说他被强制性地逐出天堂。从此，我们便明白了那压迫我们的敌营为什么总是神秘兮兮的，因为老贼头的王位建立在玄之又玄的奥秘上。他的追随者这么宣称，一旦我们了解老贼头的爱到底意味着什么，灵界的战争就会结束，我们便能重回天堂。难就难在这里了，我们明明知道老贼头无法真心地爱，谁又能呢？爱根本说不通的。唉，多么希望我们能找出他真正的动机，他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试过一道又一道的假设，还是了无头绪。然而，千万别气馁。寻求解答的理论越来越复杂，资料搜集得也越来越齐全，有所突破的研究者获得更优厚的奖赏，至于无所进展的则接受越来越可怕的惩罚。有了这一切的努力，加快脚步矢志追寻，直到时间的尽头，我敢保证绝不会失败才对。

你埋怨我在上一封信中没有说清楚我是否认为人人都该渴望“谈恋爱”。说真的，蠢木，这种问题该由人类自己去寻问。让他们去争论”

男欢女爱"、爱国情操、禁绝性交、祭坛上摆设蜡烛、滴酒不沾，或者受教育是"好"或"坏"。你难道不知道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什么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某一种特定的心境，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中，是否能驱使某一个痞子在某一时刻更靠近老贼头或我们。因此，让痞子们费心去定夺"男欢女爱"是"好"或"不好"也挺不错的。如果他是个心性高傲的人，对于同辈所赞许的总要嘲弄一下，又碰巧对属乎肉体的事都心生鄙夷，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洁癖在作祟，却误认为这叫纯洁，像这种人，你要使出千方百计让他唾弃爱情，用一种过度的禁欲主义渗透他的心思，等到把他的性欲与一切使性欲人性化的事物隔绝之后，再反过来用比性欲更野蛮、更犬儒的表现驱迫他，让他难以招架。反之，如果他是个感情充沛、容易受骗的人，就让他阅读老派的二流诗人和三流小说家的作品，直到他相信"爱情"是无法抗拒的，而且具有内在的价值。这种信念，我向你保证，对于制造逢场作戏没什么帮助，却是制造藕断丝连、"崇高的"、浪漫的、悲剧的不伦之恋的不二法门。唆使阿蛮跳进对我们大有帮助的那类型婚姻中，因为婚姻虽然是老贼头发明的，对我们却自有他的用处。阿蛮家附近一定有某一类年轻女子，如果你怂恿他娶其中的一个为妻，必能对他的基督徒生活构成莫大的障碍。下一回来信，请记得捎来一份相关的报告。同时，请你务必心里彻底搞清楚，"恋爱"这件事不必然对我方或敌方有利，那只是一件双方都想从中得利的情境，像许多激起人热烈讨论的事物一样，例如健康和疾病、青春和年迈、战争与和平，从灵命的角度看，都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罢了。

你那对爱无置可否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对阿蛮的守身自律发动一波波的攻击，眼前却暂时被老贼头给强力拦截下来。获悉这状况，让我十分郁卒。你早该知道这贼头一定会反击，不必等到溃不成军了才撤退。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你那痞子这下子终于发现了让我们引以为忧的事实，那就是这一波波的攻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到头来，我方最利害的武器——无知的人共同的想法，认为除了投降之外，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我们的纠缠——再也派不上用场了。我猜想你曾经试图说服阿蛮，让他相信守身如玉是不健康的？

对了，你还未向我报告阿蛮家附近有些什么样的年轻小姐，请尽速上报。因为如果无法从他的性欲下手，让他荒淫无度，就必须试着利用性欲来促使他被你我乐于见到的那类型婚姻套牢。同时，如果让他 "

坠入爱河 "是我们的上上之策 , 我愿意给你一些指点 , 让你知道应该鼓励他去和哪一类型的女人谈恋爱 , 我指的是拥有那一类型胴体的女人。

笼统地说 , 这码子事当然是由冥狱里比起你我道行更高的鬼魔所决定的。这些魔头的职责就是在每一个世代酝酿所谓的性 "品味 "。他们通常透过一小撮人 , 像通俗艺术家、服装设计师、女演员和广告设计家等 , 来决定流行的类型 , 目的是误导男女两性 , 让他们不去选择其实最适合与自己共同缔造有益心灵、幸福美满又有生殖力的婚姻物件。结果呢 ? 几百年下来 , 我们已成功地临驾在自然之上 , 甚至到达一种地步 , 使得男性的某些次要性征 (譬如络腮胡) 不为大多数的女性喜爱 - 此外 , 还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至于男性们的品味 , 我们也改变了许多。在某个年代 , 我们导引他们喜爱像雕像般有着贵族气质的女性美 , 把男人的虚荣和欲望混杂在一起 , 鼓励他们与傲气凌人又挥霍成习的女人交媾生子。在另一个世代 , 我们挑上了女性化被过度夸大的那类型 , 也就是娇慵无力到随时会昏厥的女人 , 以致愚蠢和怯弱 , 以及伴随而生的虚假和小心眼 , 成了抢手货。近年 , 在爵士乐取代了华尔兹的年代 , 我们反其道而行 , 转而教导男人喜欢那一类身材和男生无甚差异的女人。因为这一类型的美比其它类型更不持久 , 我们于是加剧了女性对衰老长年挥之下去的恐惧 (导致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结果) , 使她们不情愿也无法怀胎生子。这还不够 , 我们同时驱使社会放宽尺度 , 任由女体写真 (哪里是真正的裸体 ?) 在艺术领域、表

演舞台或海滩上演出清凉秀，其实都是作伪。当然啦，通俗艺术中的女性裸体画根本失真；真正的女人穿起泳衣或紧身衣，其实都需加垫或束身，才能让自己看起来身材既苗条又凹凸有致，比自然容许一个发育成熟的女人显得更男孩味些。同时，我们教导当代人相信这才是“率性”、“健美”、回归自然，结果男人的欲望被我们导引去追求那根本不存在的，使得眼睛在性欲的满足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其所渴求的也越来越不容易在现实中找到。这会导致何种后果，你应可预料得到！

这是我们当前战略的梗概，在这样的框架里，你仍可鼓励你那痞子的欲望往两个方向择一追求。如果你仔细地检视男人的心思，当会发现他至少被两种想象中的女人所吸引——一个是地母型的维纳斯，一个是地狱型的维纳斯，他的欲望，其性质随着所欲求的对象而不同。前一种类型的女人使他的欲望可以自然而然地顺从于老贼头的心意——她随时可以付出爱心，愿意接受婚姻的束缚，全人散发着我们所唾弃的敬虔与自然天成的神采；第二类型的女人则逗引他像兽一样地渴欲着，并且以这种兽性的饥渴为乐，这一类型的女人最能被我们用来唆使阿蛮干脆远离婚姻，即使结了婚，他也会倾向于把这女人当作奴隶、偶像或共犯看待。他对第一类女人的爱情，若是出于偶然，其中含有被老贼头视为罪恶的成分，这男人会希望她不是有夫之妇，也会遗憾自己不能合法地爱她。但在第二类型的女人身上可以感受到的罪中之乐正是他要的；那“辛辣”的味道正是他日夜渴想的。那女人的脸上有

明显的兽的痕迹，时常面露快快不乐的表情，妖娆作态，其实冷酷无情，至于她那胴体，与他通常视为美的颇有出入，甚至在他清醒的时刻，还可能讹之为丑呢！不过，由于我们的作祟，他会在私下的遐思里为之着迷，血脉贲张。

地狱型的维纳斯之为用大矣哉！宜之为娼妓为情妇。然而，你那痞子若是基督徒，又满脑子被灌输了爱情是“无法抗拒的”、“可以包容一切的”等等荒谬说法，就可以诱使他娶这种女人为妻，你啊，若能成就这件事，就太刁一尤了。关于通奸或独处时可能染上的恶习，你大概拿他没办法；但还是可以在其它方面下手。不妨试试用比较间接的法子撩拨他的性欲，让他无法再矜持下去。顺便一提，这些法子不仅有效，还蛮好玩的，而且因此造成的怅惘还会持续一辈子，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

你的爱情专家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一封信

亲爱的蠹木：是的，当性试探正持续进行的时候，的确是针对阿蛮的

龟毛脾气发动次要攻击的良机。只要他以为这不过是枝节琐碎的事，甚至还可能将之升级为主要的攻击，造成他的致命伤。不过，在这码子事上，就像在其它方面一样，预备发动道德性的攻击之前，务必先让他的心智昏花。

人之所以愠怒不单单因为运势差，而是把运势差当作一种心理伤害，受伤的感觉来自于自己一项合理的要求被拒绝了。因此，怂恿阿蛮对人生要求越多，就会让他越常感到受伤，脾气也会因而变得暴躁。这当儿，你会发现再也没有比觉察到原以为可以自由调度的一小段时间，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人剥夺，更容易叫他动怒了。一位不速之客（当他正想安静地过一个晚上），或友人爱插嘴的老婆（在他渴望与朋友促膝谈心时突然出现了），这几乎让他抓狂。这时的他还未变得那么麻木不仁，那么无所事事，以至于这些对他的善体人意做出的小小要求就够他受了。之所以惹他生气，是因为他把时间当作自己的所有物，因此有一种被掠夺的感觉。你必须积极地劝诱他的心思，让它持守一道奇特的假设：“我的时间全是我的。”让他在每一天的开始都觉得自己是 24 小时的当然拥有者，让他觉得必须把这项财产的一部分分割给雇主，就像被迫缴了一笔重税一样，而允许自己割让出另一部分去履尽宗教的义务，更是一种慷慨的奉献。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深信不疑，认为被别人分割掉的一整挂时间，玄之又玄的，是他个人与生俱来享有的权利。

这是一项需要你用心执行的精微任务。这道需要你协助他持守的信念是这么的荒谬，以至于只要阿蛮对他稍有存疑，就连我们也找不到一丁点替他辩驳的道理。人无法制造，也留不住片晌光阴；时间之临到于人纯粹是一种礼物；不然，干脆让阿蛮把太阳和月亮当作自己的家私算了。理论上，作为一个基督徒，阿蛮他应该委身终生事奉老贼头。假设老贼头以肉身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全心服事他一整天，阿蛮铁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这一天所需做的，不比听一个饶舌妇瞎掰来得困难，他会松一大口气；甚至老贼头若说这一天中的半小时，“你可以休息一下，去散散心”。一放松，他恐怕就会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即使他的心思逸出去反省一下自己的这道信念时，也务必让他觉得这正是自己每一天活着的光景。当我提到应保守他的心思，让他坚持这项信念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要你提供他为之辩护的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辩护。你的任务是百分之百负面的。总而言之，不要让他的心思有任何片刻反思这件事，用黑暗笼罩在他的知性周围，在这片黑暗的中心，让拥有时间的这感觉默默蛰伏着，不接受任何的省察，却隐隐发挥著作用。

" 广泛的拥有权 "这概念应该时时被鼓励。人总是宣称自己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在天堂或地狱听来都同样可笑，所以，必须让他们继续这样宣告下去。现代人之所以抗拒守贞，大半原因是相信他们 "拥有 "自己的身体 - 这一大票处境堪虞的产业与创造宇宙的能量同一脉搏，毋须自己的同意，他们在其中找到自我，又从其中放射出去，带给另

一个人快乐。这样相信就好像一个稚龄的皇子，因为父王的恩宠，让他拥有头衔统管某一辖区；实际上负责治理的却是一群睿智的臣辅，谁知这孩子却想自己真的拥有这些封邑、森林和农作物，就像他拥有育婴室的积木一般模样。

我们让人执迷于拥有权的概念，不仅出于自负，更是出于思想混淆。我们教导他们不去分辨所有格背后的不同意指，让他们无视于“我的”这字词出现在“我的靴子”、“我的狗”、“我的仆人”、“我的老婆”、“我的父亲”、“我的主人”、“我的国家”和“我的神”时，其实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层级不同的差异。是啊，务必教导人把“我的”背后的意指全都化约为与“我的靴子”同义。甚至可以教导育婴室里的幼儿，让他以为“我的泰迪熊”指的不是与自己有一层特殊关系的那个向来让自己疼惜的宝贝玩具（如果我们不够小心，这就是老贼头要他们认知的），而是“只要我高兴，可以把它撕成碎片的熊熊”。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已经教会人说“我的神”，所意味的却与“我的靴子”没什么两样，他意味着“那位我敢宣称自己曾出色地事奉过的神，我从讲台上的教导充分地吸收了他的好处，用过之后，就把他搁在角落里闲着”。

真是笑话一桩啊！“我的”这字词意味着十足的拥有权时，是由不得人说出的，也不能把它加诸于任何事物之上。到了末了，是我们在地下的父或老贼头将对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尤其每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不必害怕，人们最后会发现，自己的时间、灵魂和身体真正属

于谁；总之，不管结局如何，绝对不属于他们自己。目前老贼头引经据典，基于万物是他创造的法理根据，倡言一事一物都是“我的”；我们在地下的父则希望在时间的尽头，基于“征服”这更写实、更具爆发力的理由，能对万事万物喃喃说声“我的”。

你的心细如麻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二封信

亲爱的蠹木：

哟！阿蛮谈恋爱了——没想到竟爱上了最糟糕的那型——这妞从未出现在你递上来的捷报中。也许你乐于知道，我和秘密警察之间那件小小的误会已经冰释了，一切雨过天晴了。全怪你多事！我的某封信中若有些许逾越尺度的言论，碍着你啦？如果以为打小报告可以确保我安分守己的话，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会让你为这越分鲁莽的行径和其它的过失付出代价。随函附上一本小册子，刚出炉的，介绍新成立的“失职勾魂鬼使戒护所”，真是图文并茂，页页精彩。请参阅。

我去查了一下这妞的资料，吓死人了！不仅仅是个基督徒，还是挺特别的那一型——贱货，烂货，神秘兮兮的，常常莫名其妙地傻笑，好作娴雅状，惯用单音节的字，胆小如鼠，动不动就泪眼汪汪，自觉无足轻重（不缺她一个），不解风情，十足情窦未开的黄花闺女。总之，这小狐狸让人想吐。翻阅她的履历，每一页都臭不可闻、乌烟瘴气。我简直要疯掉了，这世界怎么了？变得越来越不象样。从前，我们曾经把她引进了这圈子，以为是她这型的女人天生的好去处，谁知在我们的竞技场上她也没什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小骗子是地道的双面夏娃（被我一眼看穿了），外表看来似乎一见到血就会晕倒，断气时嘴角还会含着微笑。其实，一举手一投足全是假仙的啦！装得好像奶油进了她的嘴都不会融化，其实讽刺人的本领高人一等，她公开褒扬我说我可笑！这个龌龊、无趣的小淑女像其它等着交配的母兽一样，随时想娇柔地投入阿蛮这脓包的怀抱，为什么老贼头不对她发飙，反而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瞻望？谁说他迷恋女人的贞操？

骨子里他是个享乐主义者。所有那些禁食、通宵祷告、火刑的柱子和十字架全是门面，或者说就像沙滩上的水沫。在浩瀚的大海中，在他的汪洋里，其实到处满溢着快乐——无边无际的快乐。这不足什么秘密，至少他从来不把他当作奥秘刻意隐藏；他的那本宝鉴不是这样说的吗？——在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他根本和我们透过“悲惨大观”所揭示的那超绝人寰，需要刻苦己身才能参透的奥秘沾不上边。他俗气透了，蠢木，剖开他的心思，里面全是中产阶级的调调。他用

各样的快乐充满他的世界，想想，人从早到晚做的许多事有哪一样犯了他的忌？——睡觉、洗澡、吃饭、喝酒、作爱、游戏、祷告、工作，这里头的每一件事若不把他给歪曲一下就不能为我们效命。说来残酷，我们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势里争战的。在我们的阵营里找不到一件可以让人自由自在的事。（别以为这可成为你失职的借口。等着吧！我马上就要处置你了。你这向来恨恶我的，什么时候吃了豹子胆，竟敢妄想骑到我的头上。）

当然，接着他就认识了这妞的家人和那整个圈子。你难道没看出来？她住的那栋房子其实是特种禁区，阿蛮千万涉足不得的。那整个地方弥漫着一股致命的氛围，就说那园丁吧，虽然才住了 5 年，已经开始染上了那味道。甚至客人，只逗留一个周末，离开时身上便带着同样的气息，连狗啊，猫啊，也都不例外。那整栋房子充满着莫测高深的奥秘。可以确定的是（这涉及了一道首要的法则），这家中的每一份子必然以某种方式从其它的成员获得奥援——不过，到底用什么方式，我们无从得悉。天机不可泄漏吧，像老贼头本人一样，他们各个谨守着这秘密，不让外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推动着这种看起来有点虚矫的无私之爱。依我看啦，这整栋房子和花园简直不堪入目，俨然一场盛大的猥亵秀，恶心得活像一位作家对天堂的描述：“这是个洋溢着生命的地域，生命之外别无他物，因此，除了音乐，就是静默。”

音乐和静默——这两者都是我深恶痛绝的！不过，谢天谢地！自从我

们的父进入了地狱——古早古早以前，早在以光年计量的人类无法陈述的亘古之初——这冥域就空间而言，没有一平方寸，时间上也无一刻钟，曾经臣服于这两道慑人的势力，一切乃是被喧嚣所充斥——闹哄哄的杂音、大规模的骚动、高分贝的喊话，鼓噪一切让人激昂的、霸道的、豪强的——只有喧嚣能够保护我们免于陷入愚昧的怨怼、令人沮丧的迟疑，以及无法构筑的欲望。我们终将让整个宇宙化作一道激扬的噪音，就以地球而论，我方已大有斩获，天堂的旋律和静默终将被咆哮淹没。不过，我承认，我们叫嚣得还不够响亮，还不成气候。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你这讨厌的小——

（此处手稿中断，由不同的笔迹续成。）

写着写着，亢奋了起来，我发现无意中我容让自己蜕变成了一只大蜈蚣，百足之虫，因此，以下只能由我的秘书依据我的口述抄摘下来。变形既然完成了，我便知道这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关于这现象的谣传也已传布到人间，有则因扭曲而变调的叙述出现在弥尔顿的著作里，还增添了一项可笑的说明，指称这人兽之间的蜕变是老贼头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惩罚”。另一位比较现代点的作家——名字叫萧什么来着——竟然掌握到了真相，说变形是从内在开始的，是生命原始蛮力煌煌然的展现。除了他自己之外，我们在地下的父就崇拜这个。以我目前这模样，我更焦灼地想要见你，想用一个难分解的拥抱，纳你入怀，和我合为一体。

癞蛤蟆龟公代笔

魔界总书记大榔头口述

第二十三封信

亲爱的蠢木：

阿蛮透过这个小妞和她的老妈，现在认识的基督徒不但越来越多了，而且都还是很灵精的基督徒。看来得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把他生命中的灵性铲除殆尽。好吧！那就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毁了。显然你常常练习如何使自己看起来像是光明的天使。眼前就是当着老贼头的面好好发挥的机会了。这个俗世和凡人大使我们失望了；不过，还有第三种权势存在。而这第三权势的胜利乃是我方至高无上的光荣。败坏的圣徒、法利赛人、宗教裁判官，或者术士，比平庸无奇的暴君或者酒色之徒，让我们的地狱岁月生色不少。

在观察过阿蛮的新朋友后，本座发现最好的攻击发起点当属神学与政治之间的狭缝。有几个阿蛮的新朋友十分热衷于发掘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有何社会意义。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并不是好现象；然而，还是

有可资利用之处。

有不少的基督徒政论家都认为，基督教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走偏了，并且远离创始者的教义。如今，这种观念已经被我们重新用来鼓吹所谓“历史耶稣”的概念，也就是把后人“添加和篡改”的部分排除掉，然后再将之拿来和整个基督教传统加以对照。我们曾经在上一代，利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阵线，开始建构这种“历史耶稣”的概念；现在，我们则是利用马克斯主义、灾变论以及革命论继续鼓吹一种新的“历史耶稣”概念。这种我们每 30 年左右就要转变一次的方式有很多好处。首先就是，它们的目标都是诱导那些俗人费尽心力去捕风捉影，因为每个“历史耶稣”都是虚构的。史料只能够实话实说，而无法凭空杜撰；每次发现所谓新的“历史耶稣”，都必须忽略某些史实而夸大另一些史实，于是借着这种于己无损的揣测（我们教那些凡人以卓越来称赞这种作法），在各个出版商的新书单上就出现许多关于拿破仑、莎翁以及斯威夫特的翻案著作。其次，所有这些学派都把自己的“历史耶稣”的重要性，建立在某个耶稣理当赞成的特殊理论之上。他必须符合现代人理想中的“伟人”标准——就像一台销售万灵丹的贩卖机——安置在某些乖谬且涣散的思想长巷尽头。我们就是如此这般使那些俗人不再注意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我们首先就是让他纯然只成为一位大师，并且把他和别的道德大师之间共通的教导隐藏起来。对俗人来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其实所有道德大师都是那老贼头派来的，不只是要教导他们，更是要提醒他们，一

再叮咛他们最根本的道德法则，以免被我们继续隐藏下去。我们兴起诡辩学派，他就兴起苏格拉底来驳正。我们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利用这些机制瓦解他们的灵修生活。对于俗人借着祷告和圣礼而与之同在的老贼头，我们要用一位口说番言，若有似无，遥不可及，朦胧含混又粗鲁无比的古人取而代之。这可就不再是敬拜的对象了。于是受造物所崇拜的造物主不复存在，转而变成仅仅是某个特定团体推崇的领袖，最后又变成由历史学家肯定的卓越人物。第四呢，除了主张耶稣不是历史人物，同时也认定就某方面而言，这类的信仰也与史实不符。其实，针对耶稣生平所做如其所是的历史研究，未曾使任何国家投奔敌营，连被说服的个人都少得可怜。的确，凡人手边确实没有足够资料足以对“耶稣生平”作完整的研究。最早投奔敌营的那些俗人都是由于一件史实（复活），以及一个神学道理（救赎），在他们已经有所省识的罪上所起的作用，而当时所谓的罪并不是由于冒犯某个“大师”自创的那种崭新的花俏律法，而是冒犯了那由他们的乳母和母亲所传下之古老、平凡与普遍的道德律法。稍后才落笔成册的“福音书”，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劝人投奔贼头成为基督徒，而是为了要教导那些已经投奔敌营的基督徒。

因此，所谓“历史耶稣”运动尽管在某些方面会对我们不利，但是依然要大加鼓吹。对于基督信仰和政治间的关联，我们的立场就得谨慎些。当然我们不愿见到痞子把自己的基督信仰带进他们的政治生活，从而打造出一个真正以公义为念的社会，这可就真会是场大灾难。另

一方面，我们还真希望，痞子把基督教看成一种手段；当然，最好的是把他当作谋利的工具，要不然就是把他当作达成任何目标的手段（即所谓社会公义）都可以。重点就在于，让那些痞子一开始就认为，社会公义是老贼头心之所系，然后一步步使痞子高举基督教，纯因他可以作为达到社会公义的手段。老贼头可不是省油的灯。那些想要利用信仰复兴，以促进社会公义的痞子或国家，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幸好，那些凡人很好糊弄。我今天才读到有位基督徒作家提到他之所以提倡经过自己改造的基督教，正是因为“唯有这样的信仰才能比已死的旧文化以及新兴的文明，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看得出来里面的破绽吗？“不是因为他是真实的，所以相信他，而是为了其它理由。”其中的奥妙你自己去玩味吧！

你那天天花样翻新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四封信

亲爱的蠹木：

我和专门对付阿蛮那小妞的狗蛋通信了好一阵子，也开始看出那妞信

仰上的破绽了，这是她和大多数成长在把信仰定义得一清二楚的知识圈里那伙妞们共有的小小缺点；就是未经思索地认为，所有跟她们信仰不同的圈外人，都太愚蠢可笑了。但是，那圈子里常和圈外人接触的男士们，却不这么认为；如果他们狗眼看人低的话，那是种截然不同的自负。这些妞自认为她们的自信源于自己的信心，其实只不过是受惠于环境罢了。其实这和她十来岁的时候，认为只有自己家里的餐刀才是正牌、正宗或者“真正的”餐刀，而所有邻居家里的餐刀都“不是正宗的”如出一辙。目前看来，其中无知与天真的成分要远远大过属灵骄傲的成分，所以，似乎没希望对这妞下什么工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可是个用来颠覆你那阿蛮的大好机会？

只有菜鸟才会装模作样。那些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深谙矜持的艺术；喜欢卖弄学识的全是那些年轻的学者。你那阿蛮在这个新环境里面，只能算是菜鸟。他现在整天看到的都是前所未见的属灵基督徒生活，并且由于在热恋中，所以觉得眼前所见一切美好。他现在正急着要模仿这种生活（而那老贼也确实希望他这么做）。你有把握使他模仿心爱小姐的这种缺点，并且把他从微不足道的短钉小罪，发扬光大到变成他身上最顽强、最美妙的罪——灵里的骄傲吗？

眼前的形势看来似乎一片光明。你那阿蛮之所以会对自己现在所处的圈子感到自豪，不单单只是因为基督徒的缘故，更由于这个圈子的水平、文化和气氛各方面，比起他以前那些狐群狗党来说，都要高级多

了。同时，他也高估了自己在圈子里面的地位。在“爱情”的催化下，他目前也许还认为自己配不上那妞，但是他很快就感觉自己并不比别人差。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因为好心，并且把他看成是自家人，才这样百般地容忍他。他也丝毫不知道，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的一言一行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的言行罢了。当然他更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会这么为这些人所深深吸引，是因为那妞的魅力使然。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是因为彼此灵性相近相吸的缘故。其实，他们远远在他之上，若不是因为在热恋之中，他对眼前的一切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并且会避之唯恐不及。就像是一只跟班的猎狗，因为生性善猎，同时也崇拜自己的主人，因此就幻想自己也一样精通各式猎枪。

这可是个下手的好机会。正当那老贼头利用男女之爱和一些殷勤服事他的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不经事的野蛮人提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觉得这就是他自己的地盘——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类”，而加入他们就像是回到自己的老窝一样。一旦离开他们参加其它团体的时候，他会感到很烦闷；部分的原因在于，相较之下他所接触的其它团体显得很无趣，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思念那妞的缘故。你一定要让他误以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有趣而后者无趣。定要使他觉得（最好只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我们基督徒确实与众不同”；并且要他把“我们基督徒”定义为“我们这伙”；而所谓“我们这伙”的意思，并不是“那群有爱心又谦卑肯接纳我

的人”，反而是“我本来就属于的那一群人”。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使他晕头转向。如果你想要他公然以身为基督徒而自豪，那么你多半会失败；老贼头对此谆谆告诫，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另一方面，要是你一举消灭“我们基督徒”这个观念，而使他自满于“我们这伙”，那么就无法使他产生属灵骄傲，充其量只不过社交上的虚荣罢了，相较之下只不过是个没啥轻重的小罪。最高境界就是，要巧妙地使他对自己沾沾自喜，但是却不让他反省“到底凭什么为自己感到庆幸？”对他来说，能够打入核心团体的确感觉很好。我们就要乘机投其所好，利用这笨妞最愚昧的时刻对他的影响，使他对非基督徒的看法装出一付深知个中三昧的表情。当代基督徒圈子的一些理论对他来说，会满有帮助的；我指的就是将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受过训练的核心“神职人员”身上那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些想法的对错与否你无须过问；最要紧的就是使基督教成为一种神秘的宗教，而那阿蛮又自认为是登入堂奥的分子之一。

拜托你信里面不要再胡扯些关于欧战的狗屁话。当然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有其重要性，但那是最高当局的事。我一点也不在乎到底有多少英国人被炸弹炸死了。我可以从此地的办公室得知他们死时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也早就知道他们终究都不免一死。请专心做你份内的事。

你那迷恋正统核心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五封信

亲爱的蠹木：

阿蛮所加入的那伙人，他们真正的麻烦在于那是个单纯的基督徒团体。即使他们每个人都各有所好，但是彼此间还是单纯地以基督信仰联系在一起。而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有任何人类成为基督徒，就非要把他牵制在我所谓“基督教再加上……”的心态不可。你也听过的，就是那些高倡基督教再加上危机，基督教再加上新派心理学，基督教再加上新秩序，基督教再加上信心医治，基督教再加上灵媒研究，基督教再加上素食主义，基督教再加上改革思想等等。如果他们非要作基督徒，那就至少要让他们作另类的基督徒，用加了点基督教味道的当红潮流取代真正的信仰。务必让他们对所谓老套心生嫌恶。

对老套所产生的厌恶感，是我们植在人心里最宝贵的情绪，从中繁衍出宗教里的异端，心理智商里的愚昧，婚姻里的不忠，以及友谊里的背叛。人类存在于时间之中，所以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是线性的。因此，为了要进一步了解现实，他们必须经验各种不同的事物；换句话说，

他们必须依赖变化。既然俗人需要变化，身为享乐主义者的老贼头就使俗人以变化为乐，就像他使得饮食成为乐事一样。然而他也不想俗人以变化本身为目的（烹饪除外），他又使人心向往恒定，而能与变化相调和。他想要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借着变化与恒定的结合，也就是所谓节奏，使得这两种渴求都能得到满足。他赐给人四季，每个季节各不相同，但是每年都会有同样的四季。所以每年四季都像崭新的季节，却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也赐给他的教会属灵的年历；基督徒会从斋戒期转变到节庆期，然而始终都是同样的节庆循环。

现在呢，就像我们特别挑出饮食之乐，使它变本加厉成为贪食；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挑出这种对变化的喜好，然后把它扭曲为彻底求新的追逐。我们全力以赴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造成这股追逐的狂潮。要是我们怠忽自己的职守，这些凡人不但会从今年元月的初雪、今晨的日出、今年圣诞节的梅子布丁里体会到新旧交织的满足感，甚至会因而达到沉醉的境界。除非我们调教好那些幼童，否则他们就会满足于周而复始的童玩，打完陀螺后接着就是跳房子，就好像是秋天紧跟着夏天一样规律。只有靠着我们不断的努力，才能使得那种追求新奇的心态历久不衰。

这种欲求对我们工作的好处多多。首先就是他会不断提高欲望，却使满足感降低。就报酬递减律来说，新鲜感所导致的乐趣最为主观。而追逐的新奇事物非常花钱，因此一心追逐新奇的结果，终究会使人落

入贪财之中或者坐困愁城，甚至两者兼具。其次，越是对新奇贪得无厌，就越容易使人把所有老贼头为他们预备好的纯真乐趣抛诸脑后，转而拥抱那些老贼头禁止的事物。举例来说，近来因为我们成功地使凡人对老套产生反感，于是使得各种艺术对我们的威胁比以往减低了许多，这或许该归因于不论是所谓“通俗”或者“学院派”的艺术家都沉溺在追新竞奇中，乃至沦入过度的淫乱、非理性、冷酷以及倨傲当中。最后，再提醒你一下，若要制造流行和时髦的风潮，追新求异的欲望尤其不可或缺。

让人在思想上追随流行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忽略真正的危险。我们要诱导每个世代大加挞伐那些最枝节的罪行，同时要鼓舞他们提倡那些能够替我们所要引入的恶行铺路的善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逗得那些凡人四处拿着灭火器救大水，或者在船倾斜得快沉没的时候，还拼命挤在同一边。因此，当我们使大众争相警告狂热正在危害社会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们开始变得世俗和冷漠的时候；一世纪后，当我们使他们都沉溺在风花雪月当中时，最时髦的抗议声就是要预防依凭“理性”所带来的危险。让冷酷的世代抗议真情实性，颓废与怠惰的世代抗议自尊自重，性欲横流的世代抗议清教徒的洁身自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凡人一股脑儿地受制于人或者挟制他人，我们就要让自由主义沦为超级的伪学。

然而，凌驾这一切的最大成就就是，把对老套的反感提升到哲学的层

次，利用原本毫无意义的观点来腐蚀中心。这些该归功于弥漫在现代欧洲思潮中的进化论或者崇史观（部分是我们的杰作）。老贼头喜欢陈腔滥调，就我所知，他一心要每个人在做任何事以前，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这样做合乎公义吗？这样做妥当吗？这样可行吗？现在，如果我们能使人自问：“这样跟不跟得上潮流？这样是创新还是保守？这样合平时势所趋吗？”那么他们就会忽略真正重要的问题了。当然，他们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因为他们无法预知未来，然而未来的发展却大多取决于他们所作的抉择，只是他们反倒想预知未来以便帮助他们作出抉择。结果就是，一旦他们的脑袋变成这种真空状态，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诱导他们朝我们决定的方向前进。目前我们的成绩已经相当斐然了。以往他们还知道分辨哪些改变有益，哪些改变有害，以及哪些无关紧要。如今我们已经使他们几乎毫无分辨的能力。我们成功地用情绪的形容词“呆滞的”取代了描述性的形容词“不变的”。我们调教他们把未来想象成只有少数英雄才能达到的应许之地——而不是每个阿猫阿狗按部就班，依一小时有 60 分的定速，都能够进入的习常之地。

你那追新族的祖师爷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六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说得没错；在约会期间我们预埋的种子，会在 10年后使小两口反目成仇。人往往会把遥不可及的欲望所引发的迷恋，误认为是情爱的表现。要善用“爱”这个朦胧的字眼：让他们以为可以用爱解决一切难题，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迷恋的作用下，暂时躲避或拖延这些问题。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你就有机会在暗中加油添醋，并且使问题成为沉疾绝症。

最重要的就是所谓“无私”。再次提醒你，我们要弄文字利器所获得的最亮丽战果，就是用消极的无私取代老贼头所提倡之积极的博爱。拜此战术之赐，你一开始就可以灌输那些俗人让他们以为之所以要放弃一些权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其它人能够得到益处，而是要使自己能够达到无私的境界。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大有斩获。另一个能够在男女间发挥功效的大利多，莫过于我们所制造出来两性间对无私的不同观点。女性通常以为所谓无私就是分担别人的困难；而对男性来说，却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于是，撇下那些完全归顺我们在地下之父的人不谈，凡是越热心服事老贼头的女人，就越惹男人厌，觉得她们太好管闲事；另一方面，任何男性只要继续在敌营待下去，就无法像寻常女性一样，每天都自动自发地想施惠于人，讨人喜欢。在正常

情形下，女性想要尽力帮忙他人，男性则以尊重他人的权利为念，而且，并非毫无来由地，互相认为对方相当自私。

除了这些乱象之外，你还可以再锦上添花。陷于狂恋中的男女都有体贴对方的倾向，也就是真心乐意委屈自己迎合对方，他们也知道要是自己做到老贼头要求的博爱时，也会有同样的表现。你一定要设法使这种相互的牺牲成为他们婚姻生活的律法，目前因为他们还在热恋中所以轻易就做到了，一旦恋情渐趋平淡，恐怕就没有足够的爱心继续牺牲下去了。由于他们错把恋爱当博爱，又以为可以维持激情于不坠，所以对其中隐藏的危险毫无警惕。

一旦建立起某种正式、法定或者公认的无私律例，可是高昂的热情已经冷却，而属灵状况又还幼稚，那么，好戏就要连番上场了。每当讨论两人共同的活动时，甲总觉得有义务应当以自己所了解的乙的意愿为优先考虑，不惜委屈自己的意愿，但是乙所做的却正好相反。其实，通常双方很难明白彼此真正的心意；运气好些的话，他们结果决定做些双方都不太情愿做的事情，但是彼此都会觉得自己已经仁尽义至，而且私底下希望对方对自己的无私给予体己的回报，同时也会埋怨对方这么轻易地就接受自己的退让。接着，所谓肚量锦标赛就上场了。参赛的人数最好要在两人以上，例如一对夫妻与他们的成年子女。有人提议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例如到花园里去泡茶喝。家中有人会很清楚地表达（未必像这里说那么多的话）自己实在没兴趣，但是出于“无

私”愿意配合大家。其它的人立即就会同样以“无私”为托词打消他们的提议，其实是不愿意让自己像呆头鹅一样，被先开口的人利用来表彰他舍己为人的精神。他也不甘心任由自己的“无私”精神扫地。他坚持要成全“别人的心愿”。他们则坚持要成全“他的心愿”。情绪于是渐渐升高。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说：“既然这样的话，算了！我不去喝茶了。”紧接着，双方就会爆发一场让彼此火冒三丈的争执。看出其中的蹊跷没？如果每个人都坦白说出自己真正的意愿，坦然地争取让自己真正意愿出线，大家就会一直保持自己的理性与风度；然而，由于情形正好相反，双方都是在替对方说话，所有一切的苦毒其实都导因于自以为义与顽固，以及过去十年来所累积的怨恨，而这些怨恨一直都隐藏在所谓“无私精神”的后面，因此彼此毫无所觉。的确，每一方都深知对方所表现出的无私很肤浅，同时也知道对方想置自己于不义之地；但是双方都感觉自己很无辜、很委屈，其中的虚矫，就人的本性来说，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有位头脑还算清醒的人曾说过：“如果大家都了解无私制造出多少的敌意，众牧者就不会再在讲台上大力鼓吹无私了。”又说，“她是那种为别人而活的人——只要看谁面露无处可逃的窘态，就知道她是为谁而活。”这毛病早在男女约会的时候，就可以让它开始酝酿。长远来说，你那痞子一点点的真正私心，在夺取他的灵魂上还真发挥不了什么大用，反倒不如让他心头一开始就对无私有所琢磨与自觉，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发展出前面描述的那些丑事。某种程度的相互欺瞒早就可

以预先暗渡陈仓到小两口之间，等到有一天，让他讶异于发现这小姐竟对自己无私的付出毫无所觉。要善用这些人性的瑕疵，最重要的是，不可以让这两个楞小子有任何警觉。若是他们一起了疑心，终究会发现，光靠“爱”是不够的，还需要那有待培养的慈善之心，这是任何外在的律法都无法取代的。希望狗蛋真能想个好办法糗糗那妞自命清高、附庸风雅的烂习性。

你最最大公无私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七封信

亲爱的蠹木：

你目前的工作绩效似乎不太有起色哟。利用“爱情”使他分心，不再定睛注视老贼头，显然是不错的招数，但是你又透露阿蛮现在的祷告，主要是为他自己的分心和摇撼祈求贼头的保守，就知道你有够差劲，也就是说你差不多搞砸了这件事。一旦他察觉到自己往岔路走的时候，你就应该鼓励他凭自己的意志把这件事撇在一旁，继续日常的祷告，仿佛一切如常；只要他认真地面对分心这回事，并且把他交托在

老贼头面前，还在祷告和操练中以此为念，那你可就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任何使阿蛮会更亲近那老贼头的事情（即使是罪），不管其间经过多少曲折，到最后都是对我们有害的。

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既然他目前正在热恋，他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种现世的幸福观；也因此会在他为欧战和其它事情的祈祷中，注入一股迫切感。现在正是挑起他的理性对这些祷告加以质疑的时机。我们不可错失任何助长假虔诚的机会。利用所谓“真正的祷告就在于赞美神、亲近神”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为掩护，我们能够轻易地引诱凡人，叫他们违背老贼头（以他那一贯的直接、浅显又平淡的口气）明确地嘱咐他们要为每天的饮食和病人痊愈祷告的教训。当然你不能让他知道，就“属灵观点”看来，为每天的饮食祷告，其实也和其它的祷告同样不可或缺。

但是你那阿蛮已经感染了可怕的顺服积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恐怕都改不了他这种“坦承以告”的祷告。不过，你还是可以使他心里对这样祷告是否荒谬，或者会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感到惶恐不已。千万别忘了“大小通吃，猪羊变色”这种论证。如果他所祈求的事情没有成就，那就为祷告无效又加添一个明证；要是真的如其所愿成就了，就让他将之归功于因果关系，认为“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于是就把原本应该是印证祷告的证明，曲解成了否定祷告效用的反证。

身为灵体的你，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凡人的思想会这么错乱。但是你务必要记住，凡人都把时间看为最终实体。他以为老贼头也和他自己一样；要面对现在，回忆过去，并且预测未来；即使他知道老贼头不是用同样的角度看万物，但是他心里依然认定这就是老贼头理解事物的方式——即使他并不真的认为（虽然口里这么说）老贼头一眼就能看出万物本来的样貌！如果你向阿蛮解释说，老贼头在通盘考虑明天气候的时候，也会顾及他们今天所做的祷告，他的响应会是，既然老贼头已经预知凡人会做这些祷告，那么他们的祷告就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而是预定的了。此外，他还会说，任何一天气候的本因都可以追溯到当初创造物质的时候——因此所有一切的存在，不论是人类还是万物，“打从起初”都已经定型了。当然对我们来说，他话中的意思显然就是：在他受限于时间的思想模式中，某日的气候会因应某个祷告而改变这问题只是个表像。背后更深的涵义涉及整个属灵世界如何与整个物质世界相对的问题；而就整体而言，创造弥漫着所有的时间与空间，或者说凡人的意识状态使他们不得不把整体一致的创造看为一系列的连续事件。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在整个创造中让他们拥有发挥自由意志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涉及了老贼头对“爱”的荒唐想法。这是怎么运作的根本无关紧要，因为老贼头并不是预知凡人的自由抉择对未来作出了贡献，而是在他的全知中当下就得知他们的决定。显然，目睹某人做某件事情，并不等于在强迫他做那件事情。

已经有些爱管闲事的凡人作家把这个秘密给揭穿了，尤其是波其武斯

(Boethius) 不过衡诸经过我们努力经营终于酿造出来的西欧学风，你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现在只有少数学究还会读古书，而我们也已对他们痛下过工夫，使他们无法从古书中获得任何启迪。我们的秘诀就是灌输他们历史观点。简单的说，所谓历史观点的意思就是，当学究在研究古代著作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想要问其中所说的是不是真实的。他会想要知道，这位古代作者受到谁的影响，而作者在该书中的观点和作者其它书中的说法是否一致，或者书中所叙述的阐明了作者自己的成长史或者整个思想史的哪一阶段，以及该书对后来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后人（尤其是自己的同辈）是否对该书有所误解，过去十年中一般对该书评论的方向，以及“当前主要论点”是什么。任何想要从古代著作中撷取真知灼见的念头——也就是认为因此可以改进自己的思想或者行为——都会被人讥笑为不可救药的愚念。既然我们无法永远欺瞒所有人类，那么最好的作法就是切断每个世代之间的联系；容许每个世代间任意交流所带来的危机就是，一个世代的错误有可能被另一个世代发掘的真理纠正。所幸，感谢我们在地下的父和历史观点，现在的鸿学硕儒都已经不再以古为鉴，而那些机器白痴一样认为“历史只是糟粕”，无啥用处。

你那喜欢制造思想短路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八封信

亲爱的蠹木：

我之所以在信里告诫你不要老提欧战，其实是不想读到你那些描写死尸遍野和断檐残壁的幼稚文字。只要这场战争关系到阿蛮的属灵状态，我当然希望你有详尽的报导。然而，你似乎脑筋转不过来，所以才会兴高采烈地告诉我，阿蛮的村庄很可能遭到猛烈的空袭。我长久以来一直抱怨的就是这件事——你只顾着对凡人的痛苦幸灾乐祸，却把自己真正的目标给抛诸脑后了。难道你不知道炸弹会炸死人吗？或者你还不知道，我们目前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阿蛮送命？他已经逃离了那帮你想用来引诱他的狐群狗党；他现在正和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姊妹谈恋爱，所以一时之间会对你的色诱毫无所动；并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败坏他属灵生命所做的各种攻击全都一败涂地。就眼前的情况看来，战争的冲击越来越大，而他脑海中对世俗的期待相形低迷，所思所念都是防御勤务以及那妞的身影，战局使得他对邻舍的关爱远超过他以往所为，并且还超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真诚，简直就是凡人所说的“浑然忘我”，甚至对老贼头的信靠也与日俱增，要是他今晚就丧了小命，对我们来说可真是一大损失。这实在太浅显了，我连写这些都感到羞愧。我有时觉得你们这帮小鬼头是不是出勤务太久，对

被指派引诱的凡人生出感情了？——也不免怀疑，恐怕你们迟早会被凡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给污染了。当然，他们的确倾向于把死亡视为头号罪恶，而把生存视为无上美好。不过，这是因为我们教导有方，他们才会有这种想法。可别让我们也被自己的宣传手段给玩弄了。我知道你会觉得奇怪，现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居然和阿蛮的情人以及他母亲的祷告形同一致——也就是要他身体平安。然而实情就是如此；你要保护阿蛮就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仁一样。要是他现在就翘了，你也就掳不到他了。如果他能活过这一场战争，那就还有希望。老贼头已经保护他安然渡过你的第一波诱惑。但是，只要他还活在世上，你就仍有机会诱惑他。中年人那冗长、乏味又单调的富足岁月，或者所谓中年危机，正是你绝佳的下手时机。要知道，那些受造之物一点也经不起考验。日常的各种逆境，逐渐凋零的青春爱情与抱负，因为无力抵挡我们一波又一波层出不穷的诱惑所感到的绝望（甚至已经不再感觉是一种痛苦了），对生命所感受到的百无聊赖，以及因为我们的怂恿而对这些窘境产生无言的愤怒——这一切正为我们消磨俗人的灵魂提供了绝佳的良机。另一方面，如果阿蛮中年的生活相当顺遂，那么我们会更占上风。一帆风顺足以使凡人更加与世界紧密的结合，他因此会觉得自己“适得其所”，其实是世界钻进了他的心窍。他水涨船高的声望，逐渐扩大的交际圈，自重的感觉，与日俱增的各种工作，使他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而这正是我们最期待的结果。你渐渐会发现比起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还更贪生怕死。其实在老贼头执意要把这些俗物引进他永恒的世界后，就很有效地保护他们不再把其

它地方当作安身立命的归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让阿蛮长寿的原因；对于斩断他的灵魂和天堂之间的联系，使他和俗世紧密相连这样艰巨的任务来说，70年实在不算长。我发现年轻人很难驾驭。即使我们费尽心思不让他们接触宗教信仰，但是幻想、音乐和诗词所泛起的阵阵涟漪——女孩的脸庞，小鸟的歌声，或者一瞥地平在线的景观——常常一下子就坏了我们的整盘计划。他们不会按部就班地求上进，小心地择友，或者安分守己，而他们对天堂的遐想也是根深蒂固。在这个阶段，使他们依恋世俗的上上之策就是使他们相信借着政治、优生学、“科学”、心理学或什么来着，总有一天可以把这个世界转变成天堂。彻底彻底的世俗化是需要时间来经营的，当然也需要傲慢为之助，由是我们灌输他们把匍匐的死亡等同于睿智、成熟或者是经验。就我们所灌输给他们的认知而言，经验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词。一位颇有见地的思想家曾言，在美德的范畴中，“经验往往生出迷妄”，这种说法几乎把我们的底牌给拆穿了；所幸当时的风潮及时转向，而历史观点也风行起来，才解除了他的著作可能引起的危机。

从老贼头只给我们片刻的机会这事实，就可以知道光阴有多可贵。大多数的凡人在婴儿时期就死亡了；活下来的人，也多半在年轻时就辞世了。显然，对老贼头来说，凡人的生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凡人会死，而死亡是通往另一种生命的大门。我们只能够对少部分的凡人下工夫，因为对凡人来说所谓“正常的寿命”其实是一种例外。显然，老贼头只希望有些人——仅仅极少数的人——能够有机会与他同住

天堂，他赐给他们六、七十年的人间岁月，让他们经验到抵挡我们的滋味。这就是我们万不可失的良机。机会越少，我们就越要善加利用。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要尽力使你那阿蛮身家性命安稳无虞。

你那珍惜世俗生命经验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二十九封信

亲爱的蠹木：

眼前的情况很确定，那些德国人铁定会轰炸阿蛮的家乡，由于职责所在，他势必得经历一番绵密的空袭，所以我们得好好考虑因应的策略。下一步是该让他吓破胆？还是要激发他义薄云天的气概，让他引为自豪？或使他对德国人产生仇恨的心理？

我看啦，使他豪气干云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研究部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发出（虽然大家都心焦如焚）催生任何品格的秘方。这确实是我

方的一大缺陷。凡大奸大恶之人都必须具备某种品格。山本五十六若没有勇气会偷袭珍珠港吗？奸商不节俭能攒那么多财富吗？但是凭我们自己是无法制造出这些特质的，我们只能顺着老贼头的创造加以利用——也就是说，当我们攫取到这些人的灵魂之后，还得留给老贼头一点余地。虽然这种情形不尽如吾等之意，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心应手，全盘掌控的。

仇恨倒是我们在行的。人紧绷的神经在吵杂、危急以及疲惫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暴戾的情绪，因此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就行了，如果他的良心还有所顾忌，那么就糊弄他的脑筋。让他想办法自圆其说，推托自己的仇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无辜的妇人与小孩，基督徒被教导要饶恕的是自己的敌人，而非别人的敌人。换句话说，要使他自以为充分认同那些妇人与小孩，因此能感受到他们的恨意，但是还不至于认同到充分把他们的敌人视同为自己的敌人，所以没有饶恕这些人的必要。

不过，恐惧与仇恨相结合就更能相得益彰。在所有的恶中，怯懦会使人陷于痛苦之中——害怕预测未来，害怕感觉现在，害怕回忆过去；仇恨却会带给人快感。因此，受到惊吓的人往往会用仇恨补偿恐惧带给他的愁苦。他心中的恐惧越大，仇恨也就越深。同时，仇恨也能有效地减轻羞耻感。如果你想要伤害一个人的慈善之心，就得先把他的勇气消磨殆尽。

这可能需要大费周章了。由于我们在背后作祟，大多数的恶习，人染上了还深以为傲，只有懦弱例外。每当我们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老贼头就会掀起一场战争或地震，要不就是些别的灾难，于是，即使在凡人的眼中，勇气的身价立即水涨船高，使得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泡汤了，而且还有懦弱这一种恶习，会让他们真心的感到羞耻。因此，倘若我们让阿蛮变得懦弱，随之而来的难题在于，懦弱会使他产生真正的自我认识以及自我唾弃，从而使他悔改与谦卑。其实，在上一次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人都发现了自己的懦弱，因而也首次接触到整个道德世界。在平时，我们能够使许多人对善恶之辨全然视若无睹；不过，一旦处于危险之中，周遭的状况会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这问题，让我们无计可施。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道冷酷的两难问题。如果我们在人间鼓吹公义与仁慈，简直就是对老贼头拱手称臣；如果怂恿人例行逆施，那么迟早会有一场战争或革命兴起（此乃老贼头的一贯伎俩），而胆怯与勇气这些赤裸裸的议题也就会趁势浮上台面，使得成千上万的凡夫俗子从道德麻木中觉醒过来。

的确，也许这就是老贼头把这个世界（一个无法逃避道德抉择的世界）创造得这么危险的原因一。他就像你一样清楚地知道，勇气不只是一种品德，而是所有品德的试金石，也就是每种品德的最高境界。任何屈服于危险的仁慈、诚实与怜悯，都只是有条件的仁慈、诚实与怜悯。彼拉多也曾经心存怜悯，直到他觉得代价太大。

因此，一旦使你那阿蛮成为懦夫，说不定反而会使我们向来所下的工夫全盘皆空；因为他也许会真正地看透自己的本相！当然，我们还是有胜算，不过呢，不是要麻木他的羞耻感，反倒是要增加他的羞耻感，使他心生绝望而万念俱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高奏凯歌了。他会认为，自己之所以相信且接受老贼头会赦免自己其余的罪孽，是因为他自己还不知道那些罪状到底有多严重——换句话说，因为对自己的众罪之一所带来的耻辱终于有了深刻的体会，使得他怯于寻求，更不敢请求老贼头的怜悯。不过我担心你已经让他彻底了解老贼头的心意，因此，他已经知道比起那些使他绝望的罪，绝望本身是更严重的罪。

至于使人怯懦的技巧，我无须在此细述。扼要地说，事先预警往往会引起更大的恐惧。然而，你那阿蛮在大庭广众下接受的预警，不要多久就沦为家常便饭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你所该做的应是使他在脑海里不断地盘算，为了使自己安心，到底在自己的责任范围里（同时别忘了唤起他尽责的意识），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又有哪些不该做。务必使他的心思脱离简单的规条（“我一定要在此固守岗位，负责到底”），让他转而产生一连串的假想。（“如果自己讨厌的状况 A 发生了，那么还可以退到 B，一旦事情实在不可收拾，还有退路 C”）只要他不自知，我们还可以误导他的思想。重点在于让阿蛮以为除了老贼头和他所赐的勇气之外，自己还有其它的靠山，于是尽忠职守的决心无形

中就被一些预留后路的考虑给啃蚀了。你可以使他在脑海中建立一连串虚构的防线，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认定最坏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然后，在他最惊慌还弄不清状况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这样你就胜券在握了。记住，关键在于由怯懦所引发的行为；恐惧的情绪本身并不是罪，虽然我们乐于隔岸观火，但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利益。

你那对懦弱敬畏三分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三十封信

亲爱的蠹木：

有时候我还真怀疑你是不是以为被派到俗世去，是要让你去享受一番的。我从地狱警察所那里，而不是从你那敷衍了事的报告中得知，阿蛮在第一次空袭时的表现是我们最不乐于见到的。他可给吓坏了，还自认是懦夫，因此觉得很丢脸；但是他仍然克尽自己的职责，并且超过所当作的。在这场灾难中，你所做的只不过就像使他在被狗绊倒时，发一顿脾气，多抽了几口雪茄，以及忘了祷告。你向我抱怨自己的难

处有什么屁用？如果你想引用老贼头的“公义”原则，反驳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么我想即使把你打成异端也不算过分。不论如何，你不久就会发现，地狱里所讲的公义可是很现实的，也很功利，只重视成绩。要是你作不了英雄，就心甘情愿地作别人的踏脚石吧！既然没有本事猎人肉，自己就充当俎上肉吧！

你信里面唯一令人欣慰之处就是，你预料阿蛮的倦怠会带给你可乘之机，并且能大有斩获。你可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恐怕成不了什么气候。倦怠确实足以使人变得异常温和，脑筋冷静，甚至会看到异象。如果你常常看到俗人发脾气，恶毒又暴躁，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怒气。最诡异的就是，稍有疲态比完全精疲力竭更易使人焦躁暴戾。这部分是由于生理因素，但还有其它原因。使俗人生气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身体的疲惫，而是有人对身体劳累的他还提出额外的要求。凡人所想要的，他们很快就将其视为自己理所当得的，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人的失望转变为一种受害的感觉。当人们处于绝望之中，也就是他们认为无处可躲，并且对未来不再有任何期待的时候，也正是由温和、自弃的倦怠引发的危险开始浮现之际。因此要利用阿蛮的倦怠，就必须先灌输他错误的希望。让他相信空袭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自我安慰说：明晚就可以安睡在自己的床上。让他以为身体的疲惫很快就能得到舒解，这样反而可以增强他的倦怠感；因人往往在压力停止，或者以为压力已经消失的那当口，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时，就和处理胆怯的时候一样，要避免让阿蛮痛下决

心坚持到底。不管阿蛮口里说什么，一定要确定他的内心其实并不愿意忍耐到底，而只愿意忍耐到“合理的限度”——并且要使这合理限度的期限比预计的试探还短。不过不需要短太多；打击阿蛮的耐性、纯洁以及毅力的最大乐趣就是，使他在正要安然渡过之前（不过他对此可是毫不知情）就猛然放弃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压力当头的时候和那纽约会。要是会的话，就得好好利用在相当疲惫的情形下女人话多男人话少这种现象。许多彼此间隐瞒的怨恨，即使恋人也不例外，都会在此时爆发出来。

或许他当前所目睹的现象，还不足以从知识面动摇他的信仰——你过去的失败，使你对此无计可施。不过，你仍然可以试着从情绪发动攻击。当他初次看到人体残骸血肉模糊地黏在墙上时，让他猛然感觉到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而他整个信仰不过是场幻梦。你会发现，“真实”的定义为何，我们早已把凡人搞得满头雾水。他们在讨论伟大的心灵体验时，会彼此说“其实真正发生的是你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聆听一曲音乐”；这里所谓的“真实”指的就是具体事实，而与他们实际经验到的其它面向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说“坐在安乐椅上谈论高台跳水是一回事，但是比不上亲自爬上跳台玩真的”，“真实”在这里的意思恰恰相反，指的不是具体事实（这点他们在安乐椅上已经谈过了），而是具体事实在人类心里所引起的情绪反应。这两种用法都各自有理；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这两种说法

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以容许我们将“真实”这字词所代表的情绪性意涵按情况的需要，随意设定。我们在俗人心中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共识，就是让他们认为所有能够促进人类快乐与幸福的经验中，只有具体事实是“真”的，而所有心灵因素都是“主观的”；反之，在所有能够使他们沮丧或者堕落的经验中，心灵因素是其中主要的事实，而忽略这因素就是在逃避现实。因此，有关人的出生、血汗与痛苦是“真的”，所感受到的欢乐不过是出于主观的看法；对死亡而言，可怕与丑陋显示出死亡的“真实意涵”。可憎之人的可恨是“真的”——你能够透过恨意看穿一个人的真面目，你对这人所存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对关爱之人的爱意则只是一种主观的迷惘，其中隐藏着的“真实”是性欲或者经济考虑。战争与贫穷“真的”很可怕；和平与富裕只不过正好是人心中的向往。这些受造的凡人始终都在相互指控“想要吃掉饼，又要留着饼”；所幸由于我们的努力，如今他们多半买了饼却一口不吃。只要好好调教你那阿蛮，总有一天他在看到人体血肉横飞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当时的情绪反应所代表的就是人生现实，而看到欢乐的孩童或者晴空万里时，却会认为自己的情绪反应只不过是一种情感作用罢了。

你那喜欢贴近冰冷的现实取暖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三十一封信

我亲爱的、至亲至爱的蠹木，我的小乖乖、猪仔仔：

这下好了，一切都完了！你倒哭哭啼啼问我向来对你的那些昵称、那些大恩大德的关爱是否到头来都不算数。恰恰相反！放心，我对你的爱和你对我的爱就像两颗青豆一样，毫无二致啦！我真是时时刻刻渴望拥你入怀，正如你（我可怜的小傻蛋）成天想和我送作堆一样，不同的是，嘿嘿嘿……我是你的老大。现在，他们就要把你交给我处置了，若非整个人，整具身体，至少一块肉吧！一口能让我嚼了大腹便便的肥炙美味。爱你？还用问？当然啦！

你让一条灵魂从你的指爪间溜走了。失去这一块肥肉所引起的饿嚎、嘶吼，此刻正撼动着“咆哮地狱”的每一层级，甚至直逼那王座的本身。一想起这件事就叫我抓狂。他们把阿蛮从你手中攫走的那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可是一清二楚，他的眼睛（可不是吗？）突然雪亮了，第一次迎面把你瞧个正着，认清原来在他心里作祟的就是你，而且知道今后你再也无法得逞了。想想那一瞬间阿蛮这厮的感觉（从此成为你胸口永远的痛）：好像一块老疮疤脱痂了，好像整个人从介壳般令人嫌厌的镣铐探身出来；又像永永远远甩掉了一身脏兮兮的、湿搭搭的、黏腻腻的外袍。真衰啊！悲莫悲兮亲眼目睹这些人兽竟能在今生岁月褪尽污秽让人不爽的衣裳，扑通浸泡在温水里伸展四肢，

一面还发出畅快的欢呼！唉，这最后的坦诚、彻底的洁净，你我能体会多少呢？

越想越让我受不了。阿蛮他竟然这么容易就脱逃了！瞬间全然释放了！不需经历逐日加深的惴栗不安、医生的宣判、住院治疗、劳师动众的开刀手术、终究落空的求生盼望。前一刻看来还是我们君临天下，空袭轰轰隆隆，房屋崩塌，满嘴辛臭的硝烟味侵入肺叶，脚板因疲惫而发麻，整颗心因惊吓而发冷，脑门天旋地转，两腿又酸又疼；怎么下一刻这一切全戛然中断了，像噩梦乍醒，既已事过境迁就无所谓了。你这被斗败的公鸡、打垮的蠢蛋、白痴，注意到了没？为什么那只臭虫，从土里蹦出来的臭虫，竟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崭新的生命境界，仿佛他本是为此而生的？他从前的一切讥诮、怀疑怎么眨眼之间全变得荒诞可笑？听听他自言自语：“是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所有让人胆颤心惊的事全都如出一辙，全都依循同样的过程。情况总是越来越糟，糟到把你逼进了死胡同，正觉得自己就要粉身碎骨了，刹那间，你却脱困了，一切又回归常态。就像拔牙，越拔越痛，痛到极点，啵一声，牙拔掉了。梦——变成噩梦，你就醒了。九死一生，死了又死，你就越过了死亡。过去的我干嘛只会一味否定、怀疑呢？太逊了！”

阿蛮识破你的刹那，同时也看见了三位一体的老贼头。我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光景。你龟缩回去，头晕目眩，比起阿蛮被炸时还更遍体鳞伤。多丢脸啊！这个来自尘土的痞子竟然可以昂首挺立与神交谈，而

你呢？本属于灵的，在老贼头面前却畏首畏尾，羞见天日。或许你以为这种奇特的经验令人凜然生畏，足可折损阿蛮的喜乐。可诅可咒的是，虽然在人的眼中，三位一体的神让人惊异莫名，人对他们却不觉得陌生。那一刻之前，阿蛮或许全然不知神的模样，甚至怀疑他们的存在。这下子看见了，也就了然于心，知道自己向来认识他们，并且悟知一生中许多自以为孤独的时刻其实有神作工其内，以致现在可以——对他们说：“原来是你啊！”而非“你是谁？”在这次的相遇里，神的形质和话语勾起了诸般的回忆，打从婴儿期起，当他独自一人时，常常隐约觉得周围有人相伴，这下子终于获得了解释；一首乐曲恍然旧识，淌过每一道至纯至美的经验，待要捕捉，却又难以记省，这下子终于鲜鲜活活涌现了。几乎就在他垂死的肢体即将归于平静之际，这样的认知让他自由酣畅地享受到神的同在。而你，你却被摒除在外。

阿蛮不只见到了三位一体的神，他更见到了唯一的真神。这畜牲，这在床榻上制造出来的东西竟然可以定睛凝视神。对你而言，原是令人困眩、窒息的烈火，此刻对他却是一道清凉的光、澄澈的自体，披戴着人的形像。你尽可把这痞子在“存有”面前的俯伏敬拜、他的自我唾弃和对自己的罪通透的认识（是的，蠢木，对罪的认识，他甚至比你还透澈）诠释为同类的反应，就像你遇见从天堂中心吹来的颶风顿时感到恶心和麻木一样。真是一派胡言！一个人遇见神后也许仍会遭遇痛苦，但是，他的神会怀握、保抱那些痛苦，不屑以之跟属世的任何快乐交换。你从前用来诱惑他的各样感官的、情感的、知性的快

乐，甚至美德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相形之下，不过就像妖冶的娼妓对男人可能产生的魅惑一样，让他觉得恶心，尤其当这个男人忽然听说他一辈子深爱的那个女子，本以为死掉了，其实还活着，此刻正出现在他的门前。当下，他整个人被这个活过来的世界掳获住了，此中，痛苦和快乐的价值可以互相转换，而我们一切的得失算计也就失效了。再一次，那将临到我们的灾厄超乎语言所能诉说。仅次于你们这群无用的勾魂鬼使所酿的灾。一道巨大的咒诅临到我们：地狱的情报部门彻底溃败了，没有人能侦察到我方的死对敌那老贼头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罢了，罢了，知识这个可恨的，令人莫衷一是、涕泗纵横的东西，竟然是获取权力的工具。想来不免令我灰心丧志，唯一支撑我的是一道信念，相信我们所崇奉的写实主义，以及我们的决心。（即使各式各样的诱惑当前，仍矢志拒斥一切愚昧的无稽之论和逢迎之言的决心）终必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当儿，至少我还有你可供消遣。

爱你逐日渐深，食欲也逐日增强的叔叔

大榔头 亲笔